

求恕齋
叢書

校經室文集

二

新加坡
船山齋
印

校經室文集卷二目錄

周文忠公手蹟書後

書闕文介公手札後

書徐兩峰中丞田烈婦碑記刻本後

錄原文

旌表節孝土默特母葉太恭人事狀書後

題曾文正書方鶴棲先生訓語後

題張韻舫太守南陔采蘭圖

題王母盧太恭人秋鐙課詩圖

題劉子秀論詩圖

跋丁少山所釋瓦器文

戊戌擬上封事

恭擬 廟耐議

代張宮保擬重修山東通志摺稿

寄張廉卿先生書

上李子和河督書

上周福階中丞書

寄張廉卿先生書

寄朱肯夫先生書

上閻朝邑相國書

上座主李高陽尙書書

上李合肥相國書

上福少農中丞辭尙志書院主講書

上福少農中丞辭通志總纂書

答李鑑堂中丞書

附來書

寄李鑑堂中丞書

附答書

答夏伯定水部書

附來書

上座主徐季和先生書

寄李鑑堂中丞書

附答書

答李鑑堂中丞書

附來書

答于次棠方伯書

附來書

答趙次珊廉訪書

附來書

答李鑑堂中丞書

再答李鑑堂中丞書

附來書

與吳擊甫先生書

上座主李高陽相國書

上李鑑堂中丞書

復沂州太守丁叔衡書

校經室文集卷二

榮成孫葆田著

吳興劉承幹校

周文忠公手蹟書後

周文忠公奏稿二家書十五紙公孫世臣所收存光緒壬寅秋命工裝潢於大梁將以垂示世世子孫葆田昔嘗序公遺文於公學行麤舉其大略今觀是冊益歎公之受知於文宗者有自而其所以得謚文忠者洵無媿爲經天緯地之略危身奉上之誠也公遺命不欲以文章傳故歷任封圻奏議皆未刊行此二稿一爲公巡

撫廣西時陳當日賊情不在速戰而在固守其欲以靜待動以逸待勞深得孫吳遺意實與向忠武所見相同而以李公之少添兵力卽催出戰爲不合兵機厥後賊果逸出蹂躪天下議者但歸咎於大軍合圍缺隅一役惡知公已有先見之明哉一爲奏參提鎮堵禦失宜尾追不力則於向忠武亦無恕辭而其敘象州失利則以官兵不知審敵最爲可惜而猶欲諸將立功自贖以觀後效則公爲國愛才之心益見矣兩疏皆在咸豐元年四五月間未幾遂奉召來京諭云周某秉性忠直年近八旬久居瘴癘之鄉朕心時深眷注於虜公之

所以得此於 上者豈偶然哉至家書謂禁煙一疏在
今時能力挽頽波者亦惟吾與黃樹齋先生兩人耳則
此書當在道光二十年而此後已有閩粵遊民擾亂江
西之 廷寄公故斷其爲外夷縱使漢姦潛來招誘又
直陳破賊之法於家書言之則公官漕運總督時也其
一敘行路艱難末云廣東賊匪甚於廣西吾恐賊平後
復向廣東捕賊當卽奉 命赴粵時書其二書皆公漕
督任內所寄一云奉侍老親得一日歡心卽是一日之
福一云 聖人遠見萬里則公忠孝之心尤昭然若揭
而其論鴉片煙禁謂處平民以遠軍自官及幕友家丁

書吏兵役皆死罪可謂痛乎其言之葆田嘗聞公督湖
廣時人無敢私吸洋煙者其令行禁止如此豈意三四
十年後上下貴賤公犯不韙且抽煙稅以爲利無亦事
勢所激果有數存於其閒耶抑豈如公所謂竟未知天
心何如耶嗚呼今逆賊又起粵西矣瞻望徬徨孰是如
公之忠於奉上者而近世綴文之士但稱公爲果敢任
事甚且謂當時持議多異同而因歎息於李公不能掬
肝膽以示人所謂人者何人耶以公與李公同時遭逢
明聖言無不盡故能上孚天心卒皆死於疆事彼
齷齪者流又惡識蓋臣感激圖報之心哉公身後子孫

遵遺命不爲行狀碑文故近日敘名臣者於公事實或
未詳葆田幸得見公手蹟乃謹書其後以志景仰之私
云癸卯秋八月
書閻文介公手札後
葆田刻先大夫遺集成以初印本寄叔弟謙閻鄉縣署
專价乞致仕大學士閻公爲序公復書如此先大夫與
公弟鄉舉同歲咸豐中公官湖北遇先大夫最厚先大
夫嘗示葆田兄弟以公往還手書語皆切摯然葆田兄
弟隨侍先大夫之日淺先大夫宦後文稿率多散佚不
及收錄同治壬申癸酉閒伯兄嘗手錄雜文二卷公牘

四卷藏於家季弟咸又嘗手鈔塾課詩文數十首請媿
丈柯佩韋先生鑒定今所刻唾餘錄試律偶存是也自
先大夫卒後未一年伯兄季弟相繼去世諸文稿皆收
藏書笥不忍披讀庚寅秋門人陳世昌輩取葆田所輯
孟志重校付梓葆田因急檢先兄亡弟所錄先集敬付
手民追惟庭訓彷彿如昨而葆田仕與學且一無所成
歲月逾邁徒生傷感今公又以疾薨於里第謹梓是書
用冠卷首非特以志名公手蹟亦以見小子學疏才薄
乃弗克負荷先業辱公以文字相勸益不勝赧顏滋媿

云光緒壬辰秋日

文苑英華卷之四百六十五

晉徐雨峰中丞田烈婦碑記刻本後

錄原文

烈婦田氏方才之妻以羣凶強奪其志自憤勿死烈婦年十九歸才越二年才死遺孤五歲亦死才三兄伯仲先才死方德其叔兄也伯仲之婦曰王曰郭皆食苦守志與烈婦意相協孤死烈婦遂以王氏子闔嗣才後三寡固同矢守以死力養其姑陳氏而以孝謹聞也顧才死遺田十畝烈婦守以爲生德素橫好淫而貪己所有田盡蕩廢因日欲得烈婦田無由於是屢謀嫁之雍正七年十一月四日又屬其黨張列媒之何偉偉淫放橫暴大姦也遂諾列言而德慮烈

婦必又不從己卒不得主嫁烈婦則仍借母名私立婚券受偉財賄卽約是月十一日夜同偉列及偉僕求老亮老至烈婦家撞入內室劫之走其伯寡王氏方與烈婦紡力拒不敵烈婦號哭坐地不肯去羣凶爭拖曳衣盡碎零落在路尋復強縛置輿中烈婦頭擊輿號哭欲仆地偉急重縛輿門扛至酒鄧鋪烈婦號哭不絕奮躍倒地則裸身也其所遺內室碎衣研鞠時田樞猶哭陳之傷哉烈婦比余亦淚矣樞烈婦父也及至鋪居民聞而出視之乃裸身婦人也眾驚問有方告者才從兄識烈婦與其子及眾叱阻之偉

等遂奔告命子解衣衣烈婦導其家易衣勸慰而烈婦不欲生哭達旦告送歸烈婦自以婦而寡受此大辱且適以辱夫不可復生事姑矣自是悲哭絕水漿王氏知其必決死聯坐不離翼日王偶疏遂引刀自斷其喉未盡絕血淋漓不止八日乃卒是時宿邑及闔郡之傳聞者莫不嘉歎而重悲也初德於其年九月已喉程伯爲媒借母名私賣烈婦於鄧孟矣德逼嫁王郭二寡痛責德烈婦時三投繯皆二寡救得不死其事用是以罷嗟乎烈婦誠不負大義不負死夫而其志其操直與金石日月共堅光於宇內生令人

敬死令人哀豈不榮哉乃德禽獸其行蛇蝎其心當
此之時不刻自悔媿任罪猶聽信王紹周何子見高
爾諸大姦代母設爲淫穢不孝之詞以污鱗皎皎貞
順之完人控官抵塞欲自脫其罪竟陷母於萬口唾
罵指憾而不顧且皖宿遠隔牽制老母同其跋涉暴
面於道路城市之間以寒以暑而不惜直上無以對
生母下無以對死弟不孝不友其罪已極嗟夫以貧
十畝之田而至於如此獨何心哉尙得比於人數乎
彼偉列紹周子見及爾者心死盡矣恣一己之姦破
人之苦節毀人之美行究法不可逃而天不能欺卽

如庭訊之際眾口初亦詭罔塗飾而卒一一自輸其情實敢謂使者能折獄歟當亦烈婦貞氣冤魂陰以迫其心發其私使之不能祕而以自吐也故其時隱有形狀若泣若訴伏乎公庭之下者嗚呼豈非天也哉論德偉輩所爲盡以伏誅方可塞服烈婦而快其憤者之心但案律其罪不入於死今唯準其所應罪者分別輕重治之雖視縣議加詳要不足以盡余心償烈婦之死而蔽羣凶之辜也然天地鬼神昭布森列其福其善而殃禍其惡者振古以來明明可鑒而不誣蓋世有背天之人而從無背人之天方德之死

於皖也無疾而忽不能言臥而驚懾狂亂於榻閒忽大呼自語曰扼我喉擢我筋衝我心矣於是數日夜以死其母語人如此嗚呼迹是以觀豈非天哉豈非天哉則偉等若而人其後來之殃禍蓋可知矣然而終不足以謝烈婦也余謬典皖郡有人倫風化之責而如此者尤不可以不張之獄既定用上其事於大臺且請爲不朽者故於視公之暇爲文以記其概竝買二石一書烈婦姓氏立於墓一書其節烈與羣凶之肆行敗德立於宿之通道使烈婦不致淪沒而垂勸懲於無窮非獨有司所當爲蓋亦天理人情之不

能置也至於遺田十畝以八畝歸其嗣闔其二畝專
爲祭田永供烈婦之祀碑立之日遣官祭墓以致余
之不能已於烈婦者其田暫令田樞與方氏族長盡
心領管俟闔長成還之嗟乎羣凶倖限於律而未致
之死則烈婦沈恨莫能與之釋也然方德輩巧毒以
搆之冤余旣已爲之昭揭人皆深信其誣庶幾可以
謝烈婦於地下矣況今大府程公批案情得輿論感
悼低徊奮而欲具所以死狀達之朝以天子仁
聖方大卹天下幽行襄以異典於烈婦必加矜憫
賜旌寵表令世世榮耀而風其邑俗而試院王公會

已買石樹墓所題以嘉旌廉鎮魯公爲致匾額獎著
於其家嗟乎由此而論所遭夫不有天在乎烈婦其
不死矣王郭二氏其節可旌卽其所以爲烈婦者亦
不可沒焉烈婦以雍正七年十一月二十日勿死其
年三十有一云 大清雍正九年歲在辛亥夏之四
月 賜進士出身知安慶府事東海徐士林記

吾鄉徐雨峰中丞當雍正乾隆之際以清德名天下
高宗純皇帝稱其忠孝性成鞠躬盡瘁 特詔入祀京
師賢良祠公始由刑部員外郎出守安慶治獄如神其
昭雪宿松烈婦田氏事至今婦孺能道之而雜記小說

所載多異或謂公爲神道設教者非也當公鞫獄時親見公庭下有黑衣女子若泣若訴拘羣凶環質之遂盡得情實公此文敘述甚明事至今百有五十餘年矣公歿後文多散失光緒九年葆田由刑部改選宿松知縣于君霖逢屬予訪其文明年夏始得此記於楓香驛道右碑已斷爲二子亟令工人累甃立其石復詳視碑文與縣志所書不盡合蓋縣志乃節文由修志時邑人有所諱避也嗚呼婦死誠烈公所謂天地鬼神昭布森列特立石於宿之通道俾烈婦不致淪沒而垂勸懲於無窮者何圖百數十年來風俗猶未能盡變而此碑亦幾

殘破不完然自予重爲表章後之經其地者亦皆感慨
低徊而不自禁則人心天理之公信無時而或泯沒哉
予旣以拓本寄于君思廣其傳乃以此文付諸梓公文
登人官至江蘇巡撫吾鄉風氣質樸雖達官貴人身歿
往往無碑誌故世人所爲名臣事略敘公生平政績不
甚具獨此事以得諸小說雜記所傳較信其謂公以神
道設教爲媿則亦未見公此文而云然又稱公字兩峰
蓋以 國史不載大臣私字故不能無誤耳而賢良祠
爲 國家酬庸鉅典非有殊績例不得與惟公與潘敏
惠公思渠先後膺異數稱良臣而公未 賜諡故今又

以字傳云

旌表節孝士默特母葉太恭人事狀書後

國子監司業世君榮述其先妣葉太恭人節行累數千
百言葆田讀未終篇不禁悚然起立曰世君可謂能顯
其親者矣太恭人年二十有九喪所天守節逾三十年
以光緒丙戌奉 旨旌表節孝又十年世君成進士入
詞林晉官今秩再遇 覃恩誥贈父母如例而太恭人
歿已數歲世君以祿不逮養爲歉然而因疑歐陽文忠
瀧岡阡表所謂爲善無不獲報之說亦有時而不驗予
按 本朝之制命婦不得以節旌門所以教士大夫之

家守禮明讓故張皋文編修於館選後先牒呈禮部爲
母請旌然後復請 封贈如禮惲子居常用是義爲姜
太孺人誌銘今葉太恭人獲旌表於生前殆天之所以
報其苦節而其身後疊膺 誥命且子孫林立正所以
慰節母孝子之心世君其可以無恨獨所述太恭人同
治末數遇寇警鄉人或勸以遠避太恭人輒謝之亦卒
無他患事後世君請其故太恭人曰自汝父歿吾欲殉
之久矣脫有難效死而已何懼之有嗚呼士大夫遭時
危難不能守主辱臣死之義又復隱忍偷生以巧避爲
能者聞葉太恭人之言亦可以知所媿矣至太恭人事

舅姑孝處妯娌和又能深明大義使伯叔無違言固皆
得自天性與父母義訓而世君善承其志事伯叔父母
如母非太恭人之教不及此此太恭人之節行可爲世
世法者又豈但懿型芳烈爲宗族鄉黨所敬慕哉宜世
君追惟往訓不覺涕泗之橫流也抑予又觀世君述其
成童後好聚書太恭人每詢其書讀未訓之曰讀書若
耕田勤乃有獲苟置田而不耕安用田爲予家自先大
夫藏書數萬卷至今散失過半而葆田又以奔走多故
不能安居教子孫所謂不學則老而衰者文章亦然讀
世君述太恭人言輒爲之赧顏汗下故揭其一二大端

以誌吾媿兼以告當世爲人子者光緒癸卯秋七月

題曾文正書方鶴棲先生訓語後

桐城方存之先生爲當代耆儒人知其淵源出於儀衛而先生世德相承實得於過庭之教爲多葆田往從武昌張廉卿先生得儀衛先生所著大意尊聞與先生自爲敘事文讀而慕之其後官京師聞先生方爲令棗強所敷設一本儒術則又益深其嚮往蓋自始聞先生名卽願見而不可得已忽忽二十餘年矣甲申春改官宿松將之任時先生適居懷寧聞葆田至乃不介而以禮先焉葆田因得拜先生於里邸先生悉出所已刻著述

數十種見詒竝以庚辰南歸記屬題其後會官事卒卒
久未得暇及今春調知合肥再過懷寧謁先生視初見
時稍見衰頹矣而道氣晬然不異於昔日因出曾文正
公所書先德訓語屬爲後記葆田見卷內敘題皆當世
巨公名卿與二三宿儒因未敢倉卒應命旣別去先生
復以書相促蓋先生少承家學老而彌篤如吾師伯平
先生所謂不媿宗伯族人及植之先生弟子殆非溢美
而以葆田之禱昧寡學先生顧欲使附名書後則先生
之不恥下問尤可概見其卽所謂到處留心乎記曰君
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

其親爲君子也今先生學問經濟已見諸施行而終身
守先訓一言旣以是教其子孫又欲質諸人人以爲當
世法使當世之爲學者皆能如先生父子平易切近則
何有漢學宋學之斷斷爭辨哉昔先大夫亦嘗以能作
窮官卽好官與匡鶴泉先生教言總要細心又虛心爲
葆田書成聯語命懸座右今題是卷輒不勝明發之懷
視先生立身行道揚名顯親其尤可興也夫其尤可媿
也夫

題張韻舫太守南陔采蘭圖

韻舫太守自興化貽予書曰吾迎養吾母康太夫人於

興安三年矣晨羞夕膳吾無以竭吾誠近繪南陔采蘭
圖以志慶子盍爲我記之子未見其圖不知所謂南陔
者奚似夫蘭爲國香而近世藝蘭者尤以閩中爲最繁
韻舫豈獨愛其芬香耶抑亦因束廣微補亡詩句而特
以寄其孝思耶先是韻舫之考光祿公嘗持節巡撫閩
中康夫人實從居節署及光祿公薨而夫人適有疾不
克歸里韻舫旣由郎署改外以便就養及除守興化於
是迎養太夫人至署此南陔之所由賦也葆田恭讀

高宗御製補南陔詩其首章言陟岵而曰昔我行役瞻
望有父因歎風木之何補次章言陟屺而曰今我行役

瞻望有母猶幸倚闔之寧止是詩也嘗歌之於鄉飲酒所以教天下忠孝者至矣太守其知此義者乎不然南陔篇亡已久今說詩者但據詩序一語知爲孝子相戒之詞耳束氏所爲詠采蘭也予觀小雅六月之序以爲南陔廢則孝友缺矣又謂自鹿鳴至菁菁者莪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而中國微矣故六月一詩必終之以張仲孝友仲蓋古之賢臣與尹吉甫竝爲當時所重今張氏豈其苗裔耶韻舫旣承光祿公志事又獨得侍太夫人吾知其采蘭之餘必更有穆然深念以求無媿爲忠孝如詩所稱文武吉甫萬邦爲憲者若第云馨爾夕膳

潔爾晨羞此固東廣微一時之所詠而豈韻舫數千里
屬子爲記之意哉

題王母盧太恭人秋鐙課詩圖

黃巖王弢甫工部幼秉母氏盧太恭人教年五歲卽授
書一室時封翁以家貧嘗懋遷於外太恭人身自課之
弢甫就外傳夜歸必復其所業太恭人喜爲詩及遭兵
亂僅存焦尾閣遺詩三十四首同治乙丑弢甫赴行省
試太恭人歿於家弢甫痛視歛之不親哀毀幾絕封翁
撫而慰之弢甫奉太恭人遺詩輒涕泣不止曾稽趙搗
叔感其意爲作秋鐙課詩圖也一時大江南北通人碩

士題詠殆徧圖旋失於京師越十有三年至光緒己丑復得之弢甫爲文記其事於時搆叔沒已三年矣獨封翁老且益壯弢甫撫此圖於循陔之餘悲喜交集而因以益求當世詩文以悅親心而彰先德閒屬其鄉人張子遠索題於葆田葆田與弢甫爲鄉舉同年向者同官京師迺未一相見又恩迫無以應命去年冬以事至都中始晤弢甫京邸温温然君子人也旣別去復以書責諾者再且曰曩遊江寧於孫琴西太僕座上見洪北江機聲鐙影圖名作如林獨偃師武虛谷一作致爲超絕執事今之虛谷也苔落杯椀待潤色矣葆田媿乎其言

顧猶以未見斯圖爲憾而見與不見固可以無論獨發
甫不擇乎其人而必欲使見諸文字則滋可媿耳推發
甫之心豈非欲盡得當世之文以表揚懿訓而姑以葆
田備其數乎夫葆田之文則惡足以爲斯圖重顧幸得
附名圖後使世知有行誼無似之人如葆田者讀焦尾
閣遺詩猶爲感泣則發甫之一喜一懼其何能已嗟夫
人與人閱世而成古而圖則可以長存圖亦有時與文
字竝滅惟修德立名乃可以壽父母於千古而今而後
發甫其益勉之能敬其身以成其親毋忘太恭人秋宵
課讀時則封翁之心益慰矣光緒庚寅秋八月

題劉子秀論詩圖

老友劉子秀吾鄉詩人也其詩初從盛唐入既從膠州柯先生問詩律乃益上溯漢魏六朝於古今體無不工予始因柯敬孺鳳孫兄弟與君善君方治虞氏易湛然有以自得也其後予應張勒果公聘主講尙志書院君適自山西歸館今陝西巡撫曹公所課其二子暇輒就予論詩文及曹公復入上書房乃薦君爲書院都講君以予有一日之長執禮甚恭予媿不敢當君旋由副貢第一中鄉舉五上公車而不第而君且年逾六十矣近歲所學益深於天文算法輿地陰陽之書無所不通

予嘗引朱子自媿蔡季通語以解嘲於同學今觀君所
題論詩圖猥列予於諸名公閒而獨遺曹公益曹公雖
與君爲賓主而嘗從君講詩學猶今學士王君亦以得
君指授而詩乃日進雖然君豈欲以詩人終哉予讀王
君記蓋尤不能無感云光緒乙巳初秋

跋丁少山所釋瓦器文

丁丈少山得古陶器於臨甯故城取其文字可識者廣
爲疏證以補經傳所未及此豆器九字其一也其證表
爲環杜爲戴蓋非深明小學者不能辨至謂環與昌陽
茂里卽齊風所詠還茂昌三地可謂說詩者之確據惜

前儒注經未見此證也余按漢書地理志引齊詩子之營兮謂營爲營工顏氏師古以爲齊詩說不知班氏實世習魯詩其序藝文志謂詩齊韓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爲近之如此類是也又考呂成公讀詩記引梁崔靈恩集注毛詩亦以還茂昌爲三地名則毛傳訓還爲便捷者蓋失之夫詩四家惟毛說爲盛行而時復舛誤然則學者之於經又可泥守一說哉

細案詩詞此齊人習田獵者皆在國南昌茂近營工故國人欲適此三地必於獍相遭豈獍卽所會獵之區與世儒疑此詩爲胡公以後作其說近之蓋齊自

胡公遷薄姑而營工近地始爲田獵之所序謂哀公好田獵國人化之特追原其始以見人主一時之好樂其遂能成風俗如此觀詩可以知政此尤學者所當究心也

戊戌擬上封事

在籍五品卿銜前刑部主事安徽宿松縣知縣臣孫葆

田謹望 闕叩頭昧死上書 皇太后 皇帝陛下臣

聞士不忘身不爲忠故有殫智竭愚以忠事主不避死亡之誅者前代有之臣今亦然竊見 國家多事 皇

太后 皇上宵旰勤勞臣不敢毛舉天下之細故謹以

當今急務爲 皇太后 皇上陳之臣於同治十三年

通籍吏部當 穆宗毅皇帝親裁大政之後臨軒策士

臣得隨多士以進仰蒙 聖恩欽點主事籤分刑部學

習不幸是年十二月 龍馭上賓臣於其時攀髯莫逮

徒有號泣而已恭逢 皇太后量同天地援立 皇上

於襁褓中以爲 穆宗喪祭主臣伏讀當時 詔書頗

疑倉猝之際廷臣擬 旨或未能深合古義未幾而吏

部主事吳可讀至以一死請豫定大統之歸 廷議紛

紜卒莫能明定一是其說皆不過望 皇上之蚤毓

聖子而於宋臣劉敞所著爲兄後議一篇 聖祖仁皇

帝采入古文淵鑑 御批稱其引據博辨析詳以此稽

求典禮不爲無助者當時竝未及徵引臣竊慟 國家

養士二百四五十年 穆宗毅皇帝臨御十三歲爲

先帝爭繼統而死者乃僅得吳可讀一人自光緒四年

至今又越二十年矣迺者 椒寢未繁 聖嗣久虛薄

海臣民同深企望以臣之私憂過慮度亦 皇太后

皇上所日夜在心者也臣本書生罔識忌諱敢冒死上

陳臣考 本朝無建儲之法非若前代爭立儲貳人臣

或可僥倖邀功是以內外臣工相率緘默莫肯輕發一

言然而事有不可不豫圖者世事方值夫多艱 國計

尤宜以蚤定蓋今世民間有年長無子者猶必思得所
託往往先取同宗昭穆相當之人名爲引子以待本身
生有子嗣則仍使所撫之子歸宗不過遵例分與財產
其法頗善臣之愚忠欲乞 皇太后 皇上遠法前代
卽日 明降 諭旨於宗室中選擇其幼且賢者兩三
人撫養 宮中如宋臣歐陽修所云旣可以徐察其賢
否亦可以待皇子之生幸而 皇嗣誕降 帝堯多男
則是 宗廟 社稷之靈此兩三人者分之爵祿可也
使之仍歸舊邸亦可也臣年已六十竝無子息昔年迭
遭大故又連喪一弟一兄臣季弟亦無子以叔弟之子

爲之子獨幸其娶婦後連舉兩男臣撫抱之餘雖有哀
怒輒爲解顏以此思人情無貴賤有孫卽可以忘憂假
使我 皇上蚤毓 聖子麟趾繁衍 皇太后訓政之
下陰陽調和邊境肅靜方且如東漢明德皇后但當含
飴弄孫何至使姦邪生心幾致有今年八月之變哉臣

又竊惟 皇太后之於 皇上恩德隆矣古昔稱大孝

者莫如舜孔子謂其德爲聖人者以能孝也又曰尊爲
天子富有四海之內此所謂必得其位必得其祿亦皆
以孝致之也今 皇太后旣已舉天子之尊四海之富
授之 皇上是則 慈過於堯舜遠矣 皇上若不以

時盡孝則天下臣民何所則效夫臣子一體故凡受國
家天下者雖兄弟必使子之以天下國家爲重也況若
皇太后之恩與天地無極 皇上又豈可不夔夔齋
栗思有以上慰 聖心哉大學之言治平必皆以孝爲
首至於治天下之道則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
隆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 皇上亦習聞其
語矣臣跽伏鄉里閉戶養病猥蒙 聖恩賞給五品卿
銜近復被 召赴部引 見又使經理春撫事宜雖未
能勉效馳驅實不勝感激之私漢臣諸葛亮云此臣所
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臣今所以冒死上陳者

亦欲報 穆宗毅皇帝親收之恩於萬一耳儻蒙 皇
太后 皇上聖鑒幸甚 臣無任待罪惶恐迫切之至謹
奏

此原稿也繕呈時適鳳孫編修至濰於書室見之以
爲與今時體制不合乃於篇首改爲呈請代 奏凡
篇內稱臣處俱改作職字末云伏乞查看代 奏亦
不知當道果據以 上聞否吁小臣於此懷欲陳之
數年矣此實當今第一急務天下安危所係古語有
云義之所動豈知性命聊識於斯以明吾志 自記

恭擬 廟耐議

謹按三代廟制經無明文據禮記王制春秋穀梁傳皆曰天子七廟又喪服小記曰王者立四廟鄭康成云立廟以親爲限不過於四其外有大功者然後爲祖宗又云七廟者周制夏則五廟殷則六廟蓋漢儒相傳之說皆謂三代特立太祖廟爲百世不遷之祖太祖以下立親廟四親盡而迭遷遷廟之主藏乎太祖殷人祖契而宗湯則廟六故曰殷有二祖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故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爲七魏王肅獨謂七廟者通百代之言天子立親廟四又立高祖之父高祖之祖竝太祖而爲七夫議禮家紛如聚訟

其來久矣漢承亡秦絕學之後宗廟之制未能稽古惠
帝時尊高帝廟爲太祖廟景帝尊孝文廟爲太宗廟宣
帝復尊孝武廟爲世宗廟其後貢禹建迭毀之議元帝
仍獨尊孝文廟爲太宗世世不毀至哀帝時或議以孝
武親盡宜毀劉歆以爲武帝功至著爲武世宗宣帝崇
立之如此不宜毀詔從其議歆又謂天子七廟七者其
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苟有功德則宗之
不可預設爲數也光武中興祖高帝而帝四親其後從
張純朱浮議改建元成哀平廟廟制遂廢魏晉而降大
抵雜用鄭康成王肅二義唐宋初興皆立四親廟後乃

勅立九廟沿襲相因迄於明代卒無正議何者禮文缺
微古今異制因時施宜固未易偏定也我朝自順治
初年勅立廟制後殿奉肇興景顯四祖
中殿奉太祖高皇帝居中太宗文皇帝居左猶
殷之有湯周之有文武皆爲王者之祖不與先代同廟
義至當也迄今列聖廟庭昭穆相次九室無虛近因
穆宗毅皇帝升祔大典特詔廷臣會議翰林院侍
讀張佩綸擬請特立太宗文皇帝世室其說近似然
不詳稽今之廟制而但以法古爲名是知有世室而
不知世室之所由稱況有昭世室則有穆世室旣云展

後殿兩旁各建世室則穆世室亦不宜虛置夫所謂
文世室在西北武世室在東北者其說本不足深據然
由其言推之則必太廟居中世室在太廟旁故廟主迭
遷前後左右自不相紊亂今 後殿非 太祖所居歲
時禘祭合食 前殿 太祖猶在 肇 興 景 顯
四祖之右則後猶上也而欲於 後殿旁勅建世室是

太祖在前而 太宗居後謂在 昭穆廟之上則誠
然矣抑思 太祖與 昭穆無二廟乎我 朝 廟制
所以視古稍殊者古有太祖廟有四親廟而今則 太
祖與 昭穆合爲一廟又古有祧廟而今無祧廟也三

代之禮其詳雖不得聞然傳世至二十三十廟主亦斷
無不祧者我朝列聖相承所以勸功德者至博推
原其故則非親盡不祧而實有三代賢聖之君所不能
及者蓋三代賢聖之君莫盛於商商有三宗皆閒世而
一興我朝自太祖高皇帝誕膺天眷締構鴻圖
帝業已成太宗文皇帝繼承丕緒始建國號規模宏
遠制度大備故二聖廟號曰太祖曰太宗以明
萬世不祧之義及我世祖章皇帝順天應人撫有方
夏謨烈昭垂聖祖仁皇帝繼統遵業成三聖之
德在位六十一年涵育生養覆燾靡外二祖之廟同

號太祖所以明有功示無極也 世宗憲皇帝觀光

揚烈勵精圖治保世靖民德莫厚焉故 廟號爲 世

宗 高宗純皇帝臨御六十年德威遠施鴻基式廓丕

大之烈同符殷武故 廟號爲 高宗此 三祖 三

宗 聖 聖相承自開闢以來功德未有盛於 本朝

者也今 太廟九室 高宗以上同爲萬世不祧之廟

高宗以下同在四親之內於禮皆不宜祧如張佩綸

議必爲 太宗特立廟不過以 太宗親盡又不在三

昭三穆之數耳不知漢儒所傳三代惟太祖特立廟故

殷有三宗周有文武乃特立一廟以昭尊崇譬如周文

王及成康同在太廟必不爲武王特立一廟也蓋古者雖有祧廟而廟中位次實無獨缺一代之禮何況今之廟制同堂異室 太祖猶居 中殿而乃以萬世不祧之宗遽移別室豈惟 太宗神靈弗安抑恐大違 祖宗首建宗號之意且立一廟而 中殿九室之位又已無虛其說與權宜遷就只顧目前又何以勝徒使昭穆失序遷移無定非禮之意也伏惟 穆宗毅皇帝削平禍亂大業中興 聖武之德遠軼殷周以古禮言之則宜以功德特立廟以今禮論之則宜與 列聖同配天故今日入 廟之始尤不可不詳定其儀然而禮

有變通事難擗易今誠欲酌之於古準之以今協一時之中立萬世之規亦劉歆所謂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昔宣宗成皇帝遺命無庸廟祔當時聖慮淵深必有見於太廟尊崇如殷之中宗周之宣王不敢與湯文同廟又預計異時廟室旣盈將有執親盡則祧之說以上擬列祖者訓誥諄諄有由然也

文宗顯皇帝重慎其禮特集廷臣定議羣臣不能推闡聖明爲萬世之慮又不思殷周立廟祖禰不必與太祖同堂因時制宜輔成文宗顯皇帝繼志之孝以至今日遂有欲於太祖廟內遷易昭穆以爲知禮者豈

三代盛時聖人制禮之意哉然則爲今日計別出一廟以奉 穆宗旣於義未安莫若仍遵 宣宗遺旨於

中殿前建立 祖禰廟如古四廟之制上祀 宣宗

文宗而 穆宗毅皇帝以時升祔在 文宗前日爲尊

親在 皇上今日爲尊 祖仁至義盡於禮無失又

歲時饗祫俱合食於 前殿位雖異室祭則同堂禮由

義起乃適其宜至禮謂升祔亦謂祔於祖廟非祔於太

祖廟也以周制言之后稷爲太祖至康王時文武皆未

特立廟則成王祔廟必祔於文武廟不祔於太祖廟可

知又親廟旣立則諸廟之主在太祖廟內亦昭常爲昭

穆常爲穆蓋古者最重祫禘在禮惟祫禘大祭遷廟之主皆與其序實有常而不紊以今中殿位次言之太宗在左一室爲昭世祖在右一室爲穆聖祖在左二室爲昭世宗在右二室爲穆高宗在左三室爲昭仁宗在右三室爲穆至於前殿饗祫也亦然故今之前殿古之明堂也如今爲宣宗以下立寢廟更於中殿內東西爲夾室以爲祧廟祧廟不爲室數以謂傳之無窮此則我朝定制無異殷周韓愈所謂禮從而變非所失禮者在聖主斷而行之耳否則事有經權迹憚更張禮非天子不議在皇太后崇

示謙讓以待異日則 中殿展爲十室之說義猶近之
何也古者宗無常數卽廟無常數故先儒謂周有文武
姜嫄合爲十廟如王肅所論則殷有二祖三宗又有三
昭三穆殷當有十一廟矣夫今之異室卽古之異廟也
廟可增故室亦可增總之禮經殘闕無徵不信漢儒所
記各有師承而鄭王兩家其說互異況於今日時非勅
制學無伊周安得權衡至當以爲萬世法度宋曾鞏有
言以時考之則祖宗神靈固有待於陛下今 皇上沖
齡 皇太后虛心訪納而眾說紛紛各執所聞不能適
於大道故舉斯兩端敬附末議以待 聖人之折衷

代張宮保擬重修山東通志摺稿

竊臣接準會典館及兵部各咨文以奉 飭續修會典有應查造輿圖與馬政兵制驛站里數鋪夫數目具合繪圖貼說咨送者臣謹卽分條查造竝檄布按兩司分飭各府州縣詳細造送以憑彙核因思省志之修實與會典相表裏我 朝自雍正七年 世宗憲皇帝命天下重修通志上諸史館以備一統志之采擇山東通志卽於是時開局排纂至乾隆元年然後告成迄今又閱一百五十餘年文獻所關久未編輯 國家重熙累洽聲教所訖東漸爲先臣按尙書云帝光天之下至於海

隅蒼生爾雅云魯有大野齊有海隅則今山東境地是也惟山東密邇 畿輔拱衛 神京南通江淮西接宋衛大海環其東北越海則爲遼東與朝鮮唇齒相依故昔人有云其形勢雖不及雍梁之險阻然而能爲 京師重者莫如山東其名山則有徂徠梁甫嶧蒙勞成而東嶽泰山東鎮沂山在焉其川澤則有濟汶會通瀾灘沂沭東西洳微山湖南旺湖而漕渠貫其中歲挽數百萬粟皆取道於茲所屬府十直隸州二州九縣九十六自昔巡方之所首至職方之所不能詳紀加以涵濡教澤二百四五十年如班史謂齊人好經術魯俗尙禮

義重廉恥蓋微特闕里曲阜一區有先聖周公孔子之遺教在焉臣承乏此地條逾三年雖治河無效時切兢兢而采風問俗之餘輒思搜訪遺事潤色鴻業黼黻

文明獨以志乘不備則一方之掌故無徵 朝廷法完

令具爲治日久官吏謹守科條不特名臣循吏儒林文

苑志行事蹟有待於表章卽窮鄉僻壤孝子順孫貞女

節婦卽邀 旌典者非有長編紀述亦恐年久則湮沒

弗傳況自乾隆以後 聖駕幸魯幸鄒煌煌盛典紀述

闕如至咸豐同治之間海內多事山東獨常爲 京師

屏蔽其閒若平定教匪捻匪皆有方略可稽而黃河自

咸豐五年北徙其後遂改道山東生民休戚上廑 聖
慮河防利害亟宜講求他若兵制營制之變更以及轉
漕權鹽諸大政情形既今昔不同施政者苟欲有所措
置誠不能不借冊府爲考鏡臣竊見比年以來 畿輔
與安徽湖北各省通志均已先後續纂成書山東夙稱
文物之區雖中間迭經兵燹冊籍不無散亡然及今搜
輯尙易爲力臣於從政之餘嘗偕一二方聞綴學之士
酌定體例竊以爲著書貴裨實用而通志爲地理之書
所重首在輿圖今擬謹遵 內府輿圖開方之法先爲
通省輿圖計一寸爲一方方得五里皆以虛空鳥道測

其遠近以定準望凡山嶺爲平迤爲險峻川澤出入隄防高廣關防要隘水陸驛站城鄉道途莫不詳紀而河渠之高下曲直與海道遠近險夷必使人周歷測量而後繪爲分圖總圖俾官斯土者自行軍徵賦詰盜賊興水利欲有所事卽犁然於心目之間其次則爲府州縣沿革表其義例一遵 大清一統志又次則仿歷代史

書爲編年通紀爲職官表爲地理志田賦志學校志禮儀志兵志海防志河渠志藝文志爲人物列傳紀敘惟求典贍而不傷繁冗編次必歸謹嚴而不使遺漏於以廣 聖化徵國聞紀往蹟而詔來茲上本 列聖文謨

武烈之昭垂旁稽列史百家之紀述一俟書成卽恭進於朝用符周官大司徒屬以地圖地事地俗入告之義微臣不勝冀幸之至至此項經費所出臣當與司道設法集款不用公項所有擬修山東通志緣由理合恭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

寄張廉卿先生書

葆田去秋扶喪至清江聞運河水淺遂舍舟登陸以八月二十日行抵濰縣去其家千里而近此時資斧已云不給因思暫寓於此以營旦夕菽水之須不意老母遠櫻危疾不孝子侍奉無狀竟於九月十一日重罹大故

於此之時天地傾覆心肝摧絕無所告訴願惟先人窀
窆未安魂魄無依因復忍恥偷活經營逾時乃畢大事
今兩柩竝權厝灘地葆田自顧此身已無意於人世而
還念室家流落無屋廬田產之業以爲生有兩弟竝皆
弱讀非可責以營生之計以是不免奔走四方以謀衣
食今歲仲春偶緣他事入都將取道河南由楚入蜀惟
芻米僕賃之資是求宮保丁公與先君同年亦以琴西
方伯去歲有書爲之先容故欲往謁比見邸報孫方伯
已調任江寧因不復作楚遊之思古人云士得一知己
亦可以不恨葆田猥賴左右推薦之力獲蒙方伯不以

眾人相遇慙慙懇懇如此者不謂之知己不得也然嘗
恐冒進以取譏故敢引子固以義爲報之說以自勵頃
復與孫仲容晤於京邸亦閒爲一書以往道此意甚悉
方伯抵任後當時相見今故以前語奉聞若葆田入蜀
不果終當馳歸江南耳先府君誌銘如蒙撰就敬祈竝
爲書丹其稿本暫存几席俟葆田親至敬領葆田往見
所爲吳母馬宜人墓誌尤愛其詞今以先母憂傷以終
其孝敬慈和勤儉有法宜傳後嗣亦思得一文以顯於
世而憂患之餘每一執筆則悲感中來心哀而止他日
若勉成事略仍望不惜表章此亦爲人子之苦心也願

賜亮督幸甚葆田頃爲孫方伯代作崇義祠記不免襲用贈純齋文中一段語意然葆田此文亦深費營度以非定稿故未錄呈范鶴生郎中葆田兩次造謁未晤今有墨盒二存伊處求其轉寄世兄寄到時竝望飭收爲禱世兄屬購覺生賦倉卒竟未覓得竝以附陳

上李子和河督書

葆田竊聞古之君子其進退也必以道其辭受也必以義孟子以仁義之道自處門人猶疑其無事而食至斷斷於食志食功之說及其致位於齊而去則萬鍾之粟亦有所不受豈非以無處而餽雖人人有矜式之望而

其事之不合於道不揆於義其心必不能帖然一日以安乎若棨田者誠不敢自比乎是然居門下數月於茲矣其外蓋將以求食而其中則固願與有功於人者也去夏始遊此地荷蒙執事不以眾人相遇而納之賓席棨田雖自顧其中無所有然未嘗不思效其一得以應同學之求不意遭家多難以致中道辭去及至初冬行期已卜又復赴先兄之喪而東幸遇鈕學使中途因屬其代致私忱方是時棨田生且不計尙安計復能謀餬口於今日哉惟其貧窮無賴故復有四方之遊焉乃執事不以其迂鄙無似今春投刺甫入遽納之而使就其

故地其所以視葆田者亦不爲不至矣韓子云身在貧賤爲天下所不知獨見遇於大賢乃可貴耳又云古之士修身立節或竟世而不獲一遇以其遭逢之難故曰士爲知己者用今葆田區區之私願獨以爲於義未安者自入幕府以來無一毫之事有裨於左右徒使飢而食飽而嬉又復止而不去是其無功而食曾梓匠輪輿之不如其爲嗜利而忘義不尤甚乎且葆田於此亦非敢自爲鳴高也性本駑鈍未能通曉時事加以頻年所遭皆人世所難處今先柩尙寄葬濰地又家累三十口分處兩邑養生之須無所具送往之事猶未畢而自去

秋至今奔走五千里所業益以就廢每獨居私念以爲不祥之身莫大於是復何心假授經之名以久爲執事累乎然猶未嘗不念知己之未酬與貧乏之足虞故復濡滯日月以息於此不謂屬者更值有樊生之戚夫樊生固嘗受命於執事而與棣田有一日之誼者也乃其疾又適與亡弟同以是感傷之餘益覺無俚詩有之曰駕言出遊以寫我憂棣田今將以六月中往遊江南非謂不合於此而冀遇於彼蓋亦以盡歡爲戒且欲少守其素志以明道義於萬一耳然懼左右者不諒其愚故敢以書聞庶執事之察之也

上周

葆田齊魯下士讀古人書輒思師其意性本騫鈍未能
通曉世事曩歲備官京師適執事承 詔入都因敢以
後生之禮進謁伏蒙詢及先人數年中仕宦息耗而命
之詞以問焉曰吾兄故交也葆田於時聞言以爲大榮
不幸先人以是冬棄養葆田兄弟自京師奔喪而南塋
瘞孤苦無所告訴方是時有教以入粵求援於左右者
葆田竊念執事知交廣矣一見之緣亦未必遂能記憶
且先人在時尚不願以貧乏而爲援上之謀今其子孫
雖愚安敢效奔走事伺候以冀倖望外之償哉葆田家

本清貧先人服官廿餘年未嘗一日爲子孫田宅計舊時廉俸所入盡以應親故之求不少吝惜晚歲因負官累所遇殊多困厄至其歿也一身幾無以爲斂然先人生平旣恥事干謁棣田兄弟卽不才亦未敢覲顏有求於人而自先人歿後家事日益衰落重以鬼神降譴死亡相接先父窀穸未安而先母繼之又一歲之中連喪一弟一兄棣田所以忍恥苟活者今先柩尙寄葬異鄉又家累二十餘口分處兩地養生之須無所具送往之事猶未畢也故自丁丑歲至今舟車奔馳不啻數千里去年夏客河督李尙書所聞執事開藩畿輔將謀投謁

至秋暫返沛南前中丞文公以葆田年家子也獨見收
憐又聞其麤能識字通古義因屬所司延入書局葆田
雖其心非所甚安然亦有不得已焉者昔韓昌黎身處
貧窮至以芻米僕賃之資日仰給於當途顧其言曰吾
豈樂於此乎哉將亦有所病而求息於此也葆田不肖
其情事乃適類此近者適幸執事有巡撫是邦之命
東省士大夫與執事有一日之舊者莫不引領仰望以
庶幾得所依歸葆田亦竊不自料其卑賤是用齋戒沐
浴擇日而進及至投刺再入足再及門而司事之人辭
焉退而疑也不敢復進竊惟執事忠清亮節爲當今宇

丙所欽仰屬又新奉 簡命撫臨舊治此邦人士願見
威儀者固不乏人棣田特山東部民之一耳其學其行
固無以異於眾人則其爲今日所擯棄宜也顧自以爲
得見執事於今五年繾綣之意常存於懷而又幸聞與
先人有舊日之緣亦願少立階墀望見威儀誠懼司事
之人無與爲先容則將視棣田爲伺候奔走之徒其貽
辱於先人也實甚不能自己因輒布其區區竝獻舊所
爲文及與人書凡十首伏以棣田之所學與棣田家世
之所遭可見於此數篇丙韓子云與之進敢不勉與之
退敢不從冒昧之譏惟執事有以亮其愚而毋遽怒其

躁進幸甚干瀆尊嚴無任惶媿

寄張廉卿先生書

前月二十八日舍弟叔謙至恭承賜書竝新刻史記及毛詩古音攷屈宋古音義各一部祇領展誦感與慚并葆田不肖行能無似自先人見背於今五年不幸變故迭攬人事衰廢日甚雖至長者之門而亦無一書以進其爲愆戾豈復可言今者乃蒙寄書垂問且悔且媿莫知所對葆田曩於丁丑歲嘗一至都中其時因欲由洛入蜀故輒以書自陳且終道其願歸江南之意是後遽遭多難匍匐奔走惴惴焉大懼朝不謀夕今年春緣舍

弟應試來京遂復到部供職如舊一日遇劉叔俛於京
邸承知左右動止甚悉及舍弟東歸葆田本擬與之偕
行不期騶從適來我東葆田失此瞻拜悵恨何極舍弟
云見先生狀貌猶如數年前葆田默計此生未知何時
得重至金陵伏惟道履康吉動靜咸宜竊聞兩世兄竝
能讀書不識今皆俯就小試否門下芝蘭挺秀孫枝蔚
起想見高年之樂葆田五月閒就一教讀館在崇文門
內表褻衚衕居停係宗室盛編修其人亦好學有志概
與葆田爲庚午同年學徒三人皆初學識字終日曉曉
殆不勝其瀆然葆田居此亦良非久計特以爲目前謝

賓客地耳先府君志銘幸蒙存記他日儻能撰就更乞
一爲書丹幸甚先母于太恭人事例宜附書然葆田往
讀近著中馬宜人志尤愛其詞旨之懿今以先母仁慈
孝恭勤儉終身而不幸沒於旅次不孝子實負大罪故
願更得一文以傳於世謹撰述事實一篇乃倉猝所成
恐不能稱揚先美伏望鑒察爲幸葆田近於文事都不
暇講求以憂患之餘恆百感叢生且舊時所讀諸文字
悉皆亡弟手書評語每一展閱則心悲志愴者累日以
是益無復古人意興行自念年逾四十仕學無成加以
嗣續未立不孝之罪先賢所戒昔柳子厚自傷先墓在

城南無異子弟爲主今先樞竝寄磨異地春秋祭掃獨
託邨鄰顧猶貪微祿以棄時日人生虧辱莫此爲甚舍
弟近從濰寓接眷屬至京家累十數口日用所須益形
支絀承諭以京曹多暇當務精進問學以勉企古人懼
負厚望故敢輒陳其所以然方鞠常郎中近移寓繩匠
衢衙葆田兩次拜訪未遇所收史記俱已交廠肆代售
近亦有一二知交屬葆田轉購此書者但未知定價若
千須見時面籌謹以附聞

寄朱肖夫先生書

前月十九日接手教兼荷惠賜甚厚祇領感媿罔知所

對京師去岷峨六千里舟車之使不以時至近有自蜀
來者盛言蜀人士之樂教育問曰何如曰清而公嚴而
不苛葆田聞之且忻且怵然獨悔其不得追隨左右以
幸觀厥盛也奉命以來審思累日竊惟左右之所以曲
愛葆田者至矣迺葆田不以去夏隨行猶復蒙恩憐其
愚誠言之當路欲待以任使豈非他人所亟欲求之而
不可必得者乎葆田幸甚雖然區區之私有願徹於視
聽者稚璜宮保撫東十餘年葆田未嘗有所干謁惟於
丙子秋嘗因琴西太僕一通其姓名其後雖欲往見而
卒不果昔韓子有言身在貧賤爲天下所不知獨見遇

於大賢乃可貴蓋謂遭逢之難如此歐陽子則曰士雖
貧賤以身許人固亦未易欲其盡力必深相知今宮保
不察葆田之所能遽欲委以會計之任是所謂知之不
盡而猶以眾人遇之也葆田豈敢昧其所素守而輕以
貽羞於門下哉且方今京曹無外調之例如使納貲而
進則非有富人千金之產固不足以集事葆田竊見今
世以利進者又未有不以貪敗者也使宮保深知喻此
義則其無取於葆田之躁進亦已審矣葆田幼賴父兄
教養年近四十尙未知有世俗之累比歲所遭益困乃
不得已而思變計特以家累十數口欲歸無所又一弟

方遠遊閩浙奔走衣食以此欲具牒吏部求爲選人意
終不果去年冬陳中丞有書見招亦不卽往夫葆田於
此豈真樂爲外吏哉蓋亦有不得已而思乘一障以聊
試所學耳今盛誼旣不可終負而素守又未能遽易故
敢輒布所懷惟左右諒察焉鳳孫元達皆親承教益其
校勘精進不問可知葆田荒廢日甚近惟喜觀宋儒書
及國朝會典諸編以爲於經世有益又竊歎近世學
者通病一曰剽竊不獨謂摭拾羣言也依傍商戶與自
詡博通者皆是一曰駁雜學昧本原惟侈談經濟苟見
諸施行皆爲言利末弊故嘗謂欲救斯失莫若以通經

學禮爲教孟子言經正則庶民興其意蓋謂此耳葆田
深悔爲學不蚤故每讀一書輒用自媿厥肆近日古書
亟難得所習見與書賈居奇者惟金石小學及近人校
刻叢書耳伯鼎世兄疾已大愈秋後當可隨侍來蜀叔
企世兄見已回浙葆田患目疾旬餘近稍愈此書謹求
人代繕遲稽之罪伏冀鑒察幸甚

上閩朝邑相國書

伏以執事忠清亮直作恭孚先天下士無賢愚望之若
景星慶雲欲遂其傾慕之私久矣葆田無似曩以先人
之故得進見於左右伏蒙訓諭撫存如親子姓及其叩

別而南也執事親屈車騎臨於館舍且教之以爲宰之道曰耐煩耐苦爲百姓省事省錢又以勤下鄉爲親民急務葆田兢兢服守自受事至今夙興夜寐常懼不克嗣先人政績而有辱大賢之知遇閒者邊疆多故朝廷赫然爲張皇六師之計旣更政府又進天下所願得以爲相者爰立左右遠方小吏逖聽抃慶每思介西北之使郵一詞以稱賀顧自念位卑分賤難詞曷足以瀆視聽又惟執事方虛己采納爲宵旰分憂勞其實能有容也其心蓋休休焉且方同治初元受命撫山東時也實嘗求言於葆田之先人其書曰某不才不德膺

此鉅艱必敗無疑無法退隱天不佑我其謂之何以此
而言則執事之心其不樂人之賀我也亦審矣雖然賀
則誠可不必而亦未嘗不竊爲隱慮慮一日有於冥冥
之中議論之際行其怨毀謗訕如曾子固氏所憂於歐
蔡二公者則執事將不安其行旣而果見有吳御史之
奏賴天子聖明特鑒孤誠則古今人遭逢不同其爲
可感而震動豈特執事一身之幸哉昔韓歐諸公皆嘗
上書宰相今棣田已見知於左右且身爲俗吏無求進
之心則自信亦可以無言顧區區之私猶有願陳而不
能忘者竊觀今日時勢如人之有疾病其患已中於膏

育顧於起居飲食猶未見有甚妨則旁觀之人鮮不以爲無害而深於醫者固已知其一發而不可復救矣宰相者於天下事無不知則於天下人之言亦無不可采猶善醫者之求藥紫芝人獲石乳固在所必儲乃至柴胡桔梗亦莫不備具焉其求豫也葆田竊嘗惟事勢有可恃者一有可危者二所謂可恃者何民心是也自三代以降恩澤在民未有如本朝之盛者也故二百數十年中安內靖外兵未嘗廢棄不用然百姓卒未見困苦曩時髮逆之禍擾亂十數省然不數年而卒就削平豈獨將帥之能用命哉蓋亦由民心未變益見列聖

深仁厚澤之效耳今外夷肆擾沿邊籌防葆田以爲莫
若順民心而用之有守無戰則外患不足爲慮而殺戮
之禍亦可以少紓矣所謂可危者有二何也則士習與
吏治是也士習之壞不一端然莫甚於空疏無用與夫
放浪自高矯激自是今京師士大夫自翰林六曹有一
不如孔子所謂損者三樂者乎蓋近世所矜尙者曰漢
學葆田亦嘗微窺其樊夫漢學之可貴在實事求是而
今乃以泛覽助其攻擊其弊至於罔知檢束視理學爲
迂拘聞有一二聰穎之士則又不過高談經濟以驚世
欺俗爲釣取卿相之具苟一旦投之艱難固未有不償

事者也至於吏治之壞則上下相蒙以苟且粉飾爲治其害尤不可勝數葆田向固未能深悉其弊今一旦躬爲外吏乃知事勢相激固非一朝一夕之故嘗讀王介甫上仁宗皇帝書及朱子戊申封事而後歎古今政術如出一轍執事旣審知今世利弊則葆田亦可以無庸贅言矣夫朱子所陳六事蓋無一不爲今日對證之藥而葆田尤以輔導爲當今之急務何也君心者天下之本也昔 聖祖仁皇帝沖齡踐阼聰明天亶而猶孜孜焉好學不倦當時內外臣工皆知崇尚正學推尊朱子故天下一道同風於是號爲極治今則自公卿以下有

終身不見朱子全書者何怪乎風俗之日入於偷也孟子言賊民之興由於無禮無學又言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夫所謂大人者其品詣蓋超乎天民固能正己而物正者也若張禹孔光之儔雖使日日居輔弼之任其又安能格君心而果盡陳善閉邪之道哉執事向嘗語保田謂自額所居曰去利此誠今世士大夫瞑眩之藥至於讀書律已曉事知人則下至一州一縣其從政之方又豈有外於是與保田近因會官保札詢地方事宜嘗條晰登對今輒錄稿上呈冀有以察其所設施者何如至稿中所言土瘠賦重實倡自邑人朱字綠今國

用支絀見者鮮不以此事爲緩圖葆田亦非敢要譽於
百姓也實因民心之所欲又親見今日民生疾苦不得
不爲經久之慮耳又竊見近日各州縣驛馬多不足額
於文報往來亦未嘗廢閣其開支款項徒以飽家丁書
役之欲而管驛官或有時實受其累蓋今驛站之設多
在通衢大路去縣治旣遠則官司亦莫由時時稽察葆
田嘗閱經世文編載盧子弓吏議篇一謂郵驛之政曩
嘗以驛丞領之彼單司一事則力專而勤往來接送之
勞擾固非其所難因竊謂今日之計莫若裁各縣縣丞
而使之領驛政卽令分駐郵傳要地使責有所屬又裁

去各驛額設馬匹一半以歸實用計一歲之中各省可省經費數十萬此不過於有驛州縣爲不便然爲國家汰虛名之費以視扣減旗餉實爲損益得宜惜言事者皆毛舉他人過失獨莫肯以此類上陳耳抑葆田尤敢妄言者中國之所以爲治以聖人立三綱五常之教故孔子答子張問十世以爲相因者百世可知往者嗣統之議吳先生柳塘至以死爭葆田時寓沛南見當時諸臣進說頗疑其於醇邸未致推崇爲不合古義洎後恭讀高宗御製濮議有生則宜稱本生父之說乃歎聖人折中至當居京師時嘗與今祭酒盛君諸人

言及勸其上書言事以孟子尊養之至爲言其後見朝
鮮國主所上封事 詔旨許其歲時定省又未嘗不歎
一二執政之知體獨惜此義僅見於外夷不知後世修
史者議論何如乃近日忽有 國家大事與醇邸商議
之舉遠方小吏不識 朝廷政體不知議事時禮儀何
似但以爲太上之尊與人臣分庭抗禮則綱常何存然
此猶其次焉者耳竊慮此時不蚤定明制則君臣父子
之倫異時可議者多矣執事分爲宰相而其職則司徒
司徒掌邦教此當今最急之務而曾不蚤慮以至今日
其進退之際憂危之乘恐不獨如吳御史所譏此葆田

所重爲執事惜而尤欲繼賀以爲規者凡諸所陳或義近瑣碎或詞涉汎膚亦多格格不吐之談儻執事諒其慙愚則葆田亦將繼是以言伏惟鑒察幸甚

上座主李高陽尙書書

伏以 國家設科第以求士士之進於是途者其遇合雖公而要不能無感恩知己之情葆田無似曩歲以科舉之文受知於左右是時同進者三百七十人而葆田獨以庸下濫附其閒嘗因旅見時得以親炙休光言詞撲拙未能仰窺德業於萬一而其平時所學所守亦未敢求露於大君子之前也其後奉諱出都而執事適亦

以憂解職中間不獲奉教者四年及庚辰春復來京師
獨蒙諄諄誨諭以思勤厥職爲言然自是亦未嘗數見
恆自念執事負天下之望久矣懷才抱奇之士欲乘時
利見者相屬使葆田不自別於眾人亦何以仰副一日
之知遇惟是家本窮空先人服官二十年以清廉自矢
歿後子孫無絲毫之賴故前年不得已而思改職以謬
託於抱關之義於去秋得選時嘗一進見又因執事方
憂勞未敢數數請謁自叩辭至今逾一期矣 國事之
更張與賢不肖之議論所見所聞今昔迥異而執事獨
以此時得稱休暇如司馬文正公之居洛此舉世士大

夫所深惜而身列門牆者固竊幸其可以朝夕燕見以請益問難亦庶幾無趨勢求進之嫌而葆田又不幸棄外爲俗吏是其中心所欲言者卒不獲略陳一二也葆田於諸進士中無過人材識獨少好學問於諸經及歷朝人撰著靡能道其大義向者亦嘗有志於著述中更家難所業荒棄今旣奔走下僚則亦不敢因仕廢學惟兢兢自信以古人之道爲必可行不敢與世浮沈然亦有大難者宿松本江南幅邑與湖北江西壤地相錯風俗薄惡民情浮澆其士民皆習爲詞訟驚於利欲而不恥田賦則飛灑詭寄者多催科撫字苦無善術葆田今

春受事後竭力整頓近日地方乃漸知悅服而事權本
輕經費罔籌雖有興利除弊之心其勢恆苦於掣肘孔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以方今時勢而
遽欲道民以德禮之治斯亦難矣治一邑尙如此則爲
天下國家者可知葆田近有一書上閩相國乃頗涉及
時事其意亦引而未伸顧茲獨區區以私義上陳者欲
執事知葆田夙昔所志今雖爲俗吏其心則未嘗不願
學古人也伏惟鑒其愚忱而有以教之幸甚

上李合肥相國書

伏以執事勳業在天地度量涵古今天下之士望風而

趨遠夷八方之人聞名而震世無問識與不識仰其德業比之於韓范富歐葆田江南羣吏之一竊幸其與被鈞陶久矣曩者備官京曹適執事奉 覲入都亦嘗以年家子之誼修謁其後有傳執事之意欲俾主問津書院講席者雖其時已改官謁選不獲承命而亦私審其致此之無因旣乃知爲武昌張先生所薦引張先生葆田本師也昔先人需次湖北二十年見知於當世賢士大夫甚盛獨與張先生爲道義交以葆田麤解經義實命之從遊學爲古文詞一應科舉業隨時廢不幸先人棄世遭家多難變故相尋葆田學未成而困窮隨之因

思得乘一障以自託於抱關自前歲冬選授此職今居
此兩年矣所兢兢自守者先人以清廉爲教而又深信
古人學道之訓爲必可行凡所設施皆近於迂闊去年
秋奉調入闈分校鄉試闈中得一卷文喜其訓詞深厚
有古文氣息與疇昔所好同旣而榜發始知爲賢公子
以是輒欣慰無量蓋他人所羨者科名鼎盛而葆田獨
幸其締文字交然猶不敢爲世俗通問之詞以輕徹於
視聽昔昌黎光範三書爲後世口實而范歐二公亦嘗
上書宰相彼皆所論者當時要務而非徒爲頌諛干進
之詞今以葆田幸託年家子之末又重之以世好而自

傷卑賤獨未敢越位以相干迨除夕前有前甘肅觀察使舒公者自京師旋述執事相待之意甚優又得公子仲彭書亦以爲言然後自媿其迂拘而執事之待士洵所謂休休乎其有容也竊惟執事延攬天下之人才眾矣如葆田者不過一庸陋迂儒乃以不達時務輒思行古義於今日坐是屢困又嘗誦孟子之言以無禮無學爲今世之大弊往歲上閩相國書亦嘗備舉此義蓋方今所患尤在於政刑不明在內則但知紛紛理財在外則習爲苟且粉飾而任事者常患其無權無權則紀綱紊而法度以廢夫紀綱法度之不修而欲內和外順雖

一邑不能爲理況以施之天下故嘗竊論今日之事外夷以有法勝而中國以無法弱孔子謂諸夏不如四夷者蓋謂此也葆田位卑分賤曷敢高言顧嘗自謂學古入之道今已不免爲俗吏若使當世名公鉅人知在下位者尙有深心嗜古之士亦其疇昔願見之私所欲陳而不得者也故敢因進書而輒縷縷附聞執事鑒而察之幸甚

上福少農中丞辭尙志書院主講書

一昨面辭尙志堂講席意尙有未盡者書院一席在宋代爲祠祿士大夫仕而不遂者處焉今葆田承乏此席

五年矣固非有道德文章之懿足以爲鄉人矜式特以拙宦悟時潔身求退謬爲故宮保張公所知延處此地曩歲辛卯嘗欲辭避而去適會執事初膺開府百務更新而尤孜孜焉以教育人才爲急是秋鄉舉書院應課生獲雋者十餘人而內課四人與焉人謂書院自此且益興葆田遂亦不免有貪天之心思以一身爲諸生率輒復濡滯於此夫四時之序成功者退矧無其功而妄思有其實乎則葆田之迷復失時亦甚矣且葆田之由皖乞歸也以修墓爲詞今先樞尙寄葬灘地葆田比年來奔走東西迄未獲有吉壤昔關中李二曲開講道南

書院學者雲集不得休息忽悔曰此行何事而喋喋於此乎卽戒行返整屋使諸生有執此以問難者葆田其將何詞以對或謂書院主校藝與講學不同卽己身有事何弗倩人代爲之則更不然夫書院所以輔學校子衿賦而學校廢矣原斯堂立名之意固將以仁義導齊魯之士也古之人非其所有而取之謂之不義而今茲所務者乃專尙乎功利是則己身之不正又何以責人乎且今書院所課名曰經古其實亦祇是詞賦時藝耳又在院諸生貧窶者多往往私自設教在外非若詒經精舍日有課月有程也昔常熟陳亦韓嘗言士習雖醇

師道難立故所居講席率一二年卽辭去每歎近世士大夫於進退取與之義大率都不復講求書院講席雖若虛位然修脯之俸旣優又爲鄉人士所屬目則去就之義存焉葆田學術雖陋其自處亦不敢自後於古人故前旣失之於濡滯今竊願獨矢其涇涇不得數見而輒以書聞庶執事之察之也

上福少農中丞辭通志總纂書

一昨面辭通志總纂恩愍猶未能詳盡修志之議倡自故候補道施君而力贊其必行者今記名御史王廉生編修也故宮保張公以二君於葆田皆有過譽之詞

因以奏稿見屬既奉 俞旨遂有總纂之命葆田辭至
再三張公不允且曰吾意已堅子見司道與提調自知
之其時施君已卒所委提調則今趙觀察是也既而葆
田見趙觀察觀察謂宮保特以修志爲名耳開局尙不
知何時子盍姑受總纂之號乎葆田因與約虛應其名
則可然受聘後必不受一錢觀察卽允爲轉告張公此
庚寅夏秋閒事也會是年冬張公閱兵曹州葆田有河
南之遊瀕行乃上書張公謂通志斷非目前諸人所能
辦宜博求宇內方聞綴學之士以其成此事因就葆田
所知薦同志二三人張公采用其言明年春先聘法教

授偉堂至省城與葆田商擬一志目約爲十二門思仿
近人修順天府志例分任編纂又分類包修先爲長編
凡有傳敘必注明所出以待監修者之核定其時張公
又面訂灤源書院長繆筱珊編修同事修纂因擬以
人物一門專屬繆君而法教授所欲分任者曰藝文蓋
繆君嘗與修 國史儒林文苑傳又嘗分修湖北通志
順天府志於史例爲精審法教授則留心齊魯文獻於
金石搜藏尤甚博二者固皆所優爲葆田又嘗薦今濰
縣宋庶常書升總任首卷方輿表圖其所擬志目當時
曾錄送提調鑒存後聞提調又奉張公命已具書幣聘

繆君繆君故從葆田轉錄志目以去此辛卯歲事也葆田閒晤趙觀察私謂總纂非所敢任若得法宋二君分纂輿圖藝文各門葆田附名其閒目爲總校或可耳觀察謂修志必須成於一手我與若皆堪獨任其事若何謙爲葆田退而思之通志之修所關甚鉅其義例之謹嚴記載之浩繁蓋視國史爲尤難非有班馬之才博古通今何敢以撰述自命其後復聞趙觀察特薦中州何君爲協纂何君固所謂鴻駿之士葆田亦私幸可以卸肩矣及今年秋觀察忽傳尊命謂將申張公之約餽送修金葆田聞命惶媿辭謝不遑故又於八月朔親至

南運局奉繳鈞賜至再至三觀察始允爲收納而此後
外閒遽有所聞謂通志已於八月開局某爲總纂某爲
提調又某某爲收發爲校對其所指之人則皆南運局
員也旣聞新提調邵太守承照在闈中對主司言修志
事已將獨任草勅葆田竊疑其必不然何以言之提調
之事曰籌經費集圖書與推賢任能而纂修非其事也
曩者趙觀察初奉有提調之文梅觀察曾在官廳致賀
謂 國史館成例提調列銜在總纂前茲可謂榮甚此
語葆田親聞之梅觀察蓋通志提調有咨會各省與札
行各府各州各縣之事故必其人聞望素著名位稍尊

又成書時列銜與總纂竝亦猶鄉試外簾之有提調有
監試非如他局提調以工筆札持籌算爲能也邵太守
本詩詞名家使預分纂亦未必不能勝任顧其名曰提
調則所職者自有提調應辦之事棨田又聞柯星使述
太守論修志之法謂將俟各府州縣志彙齊卽取舊通
志依類纂入期以一年竣事若果如此是直一鈔胥所
能然棨田又知其必不果成書所以然者何也舊志之
成至今且百有五十年其應續纂者窮數年之力尙恐
不易貫通且試以一二端言之治民人者曰職官固六
典所首重而前乎此者撫藩臬道之遷調州縣志必不

能分記也兵戎爲國之大事而近歲營制之變更州縣志不能悉載也河防爲當今之要務而比歲河流之遷徙與隄防之修築必非州縣志所能詳書也不知秉筆者將如何以類纂入乎葆田嘗攷山東通志之修勗始於前明嘉靖時今四庫全書存目所載陸志是也至國朝康熙中嘗重修之聞當事曾延顧亭林氏入志局不久卽辭去顧氏山東考古錄一書卽此時所著相傳謂亭林與志局諸人不合故有是作葆田近從濰縣人借得康熙志閱之則山川疆域古蹟大都鈔錄陸志舊文始信相傳之語爲不誣計其時承修諸公亦謂依

類纂入耳然則秉筆者又可不慎乎方今齊魯之人官
京朝者不乏駿偉通才其優游林下者自游侍郎外如
孔給諫憲穀吳侍御岫陳侍讀秉和尹編修琳基科分
資望皆在葆田上至鄉舉之士散處各州縣中者尤爲
不可勝數使葆田不知自量獨任草勑竊恐如昌黎韓
子之所云不有人禍必有天刑否則亦必如諸城近事
將訐訟不休矣夫善莫大於與人同而事莫悖於自專
自用葆田雖愚何敢以百五十年通省之公事爲一己
之名利所存乎故輒詳敘修志緣起以瀆陳於左右儻
蒙執事博采兼聽則葆田願進其芻蕘之言分類包修

固爲良法欲事權歸一惟有任趙觀察以總纂則通志
爲官修之書他人必無異議以觀察文名震乎北地所
刻文集幾於徧傳宇內有監司之尊而又加以集思廣
益其於此事必且能游刃有餘執事若以葆田麤通文
義異時或使從校訂之役則爲榮已極若總纂之事非
特不敢受其祿卽此後亦不復欲冒其名伏惟諒察幸
甚

答李鑑堂中丞書

附來書

葆田一介庸儒幸託幪蔭屏處山林近從河北還歸鄉
里側聞執事忠勤憂國自開府以來仁行如春威行

如秋蓋私心嚮往久矣一昨忽奉教令欲仍處以講席
使之以仁義導齊魯之士詞意高遠反復觀誦感與慚
并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爲夫無其實而輒思據
其名也昔韓昌黎文高八代收召後學獨抗顏爲人師
猶不免取譏當世況如葆田欲勉爲經師且不可其又
敢以人師自任乎來教云云非所敢當雖然盛誼不可
不報敬試爲左右陳之夫書院之設在前代爲祠祿必
其人之德行道藝足爲鄉人矜式而後得而久處焉山
東舊惟灤源書院載在 大清會典同治中丁文誠公
始於濟南城外勸建金泉精舍榜其堂曰尙志置生徒

二十人以講學爲名旣而知其無實效也乃議加課詩
文至任中丞撫山東時又復裁併額數增設外課仿詁
經精舍課程專試經解史論及詩賦雜作雖規模龐具
然而經費未裕繼此則皆務爲因循以爲有舉無廢而
已故宮保張公於戊子秋因伯希祭酒典試來東察知
葆田以拙宦不能諧俗將投劾而歸乃薦聘主講此席
今已忽忽六年矣於學術無絲毫之裨而悔疚日集每
嘗自念士之出處無虧亦視其學行何如耳如葆田者
自度終無益於人故去歲之冬嘗上書少農中丞引李
二曲講學道南書院事以自警其大指又謂近世士大

夫於進退取舍之義大率不復講求書院講席雖若虛位然夫就之義存焉區區之私益將以此示鄉之人俾知取舍進退無一事之或可苟是卽所以矜式後進而非自明其孤潔也少農中丞不諒其素志乃挽留愈切葆田至不得已因復濡滯一年然課卷則往往倩人代閱其負疚於中亦甚矣秋閒又以事至河北在舍弟武陟署中病瘡五旬故於執事莅東時無緣叩謁乃者湯方伯相晤輒欲以通志見屬葆田旣面陳其不可遂卽以代辭講席相懇竝薦濰縣宋庶常晉之自代不圖執事謬采虛聲且欲進而納諸仁賢之數此豈賤陋所敢

遽承夫葆田於執事特部民之一耳律以庶人召役則
往之義又豈敢自爲鳴高哉惟是賦性迂愚不達時務
讀古人書輒思行古人之道於今曩歲備官京外皆以
不克自行其志而求退今於書院豈真有居仁由義之
事與數十年來士大夫以苟且敷衍爲事致釀成一無
禮無學之天下一旦禍發外夷相率束手熟視無術此
無他兵不精饟不充亦猶書院之僅存虛名則亦終歸
於無用而已矣近世如羅忠節公以諸生爲天下忠義
倡湘中名將大半皆其弟子曾文正公稱其平生志事
裕於學者已久求之今日豈可得哉豈可得哉葆田自

反實有自知之明故竊甘以山林自處而又不願如世人敷衍塞責致累執事知人之哲用敢詳陳其所以庶左右者察焉抑古人有言山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所安也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方今朝無重臣野多盜賊居上位者皆苟爲持祿保位未見有赤心任勞憂國忘家如執事者葆田欲事進謁有日矣屬有負薪之疾不敢造次登途擬俟小愈卽當趨謁行轅面繳關書伏惟終賜諒察幸甚

聞大賢之名久矣山川修阻無緣覲面今年夏秉衡拜撫皖之命卽默察皖中僚友尙有能勤求民隱

不畏疆禦如執事者乎期之而未敢遽信也秋七月
復奉 命移撫山東山東爲執事桑梓之邦竊以得
就有道爲幸下車之日百務待理端緒未竟復籌防
至海上時執事先有豫中之行又不獲接晤何相需
殷而相遇疏也乃者張虞珍觀察以故事山長由道
延訂告亟令具聘幣竝達秉衡仰慕意比接湯方伯
張觀察來函謂執事有去志不獲命秉衡聞之皇然
如有所失謹再貢其區區之忱夫書院以造士非第
教之爛詞章弋科第也將使端其志趣嚴辨乎義利
之途夫而後出身加民不至喪其所守學記曰官先

事士先志茲堂以尚志名誠欲以仁義導齊魯之士也經師易得人師難求執事志潔行芳抗萬鈞之勢不以媵阿取容於時非所謂經師而兼人師之望者乎君子出則爲卿相處則爲師儒記稱七年小成九年大成言化導之不可一蹴幾也執事誠久於其道修明正學紹述泰山徂徠諸先生之遺烈以裁成後進而功名氣節之士皆出其中豈非甚盛事哉且夫賢人君子匪獨爲士林矜式也守土者亦資以自鏡焉秉衡乞休十年久不與當世事乃一二碩彥謬采虛聲達之朝廷畀以封圻重任受事以來汲汲焉

以正人心勵風俗爲事雖戎馬倥偬罔敢失墜而究其爲因爲革爲舉爲錯果釐然有當於人心與否秉衡不敢自信也得鄉先生者證之而得失較然矣禮入國而問俗聖人語子貢曰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如執事者秉衡所期友之事之以匡我不逮者也惟鑒其誠而勿有遐心焉則幸甚矣臨書瞻企不盡欲言敬請道安伏惟垂察教弟李秉衡頓首

寄李鑑堂中丞書

附答書

本月二十六日接奉大咨敬悉葆田猥以迂謬辱承保奏蒙 恩賞加五品卿銜恭讀奏疏有方正有道之褒

又稱其爲今時能抑強扶弱與教士以立身爲本無媿
師表人倫爲之汗流浹背極知大君子爲國求才與
人爲善之意欲以此風厲當世然使受之者負媿多矣
況其實一無克稱哉昔朱子奉召不出屢辭秩命今

朝廷優待臣下實職或可辭讓虛銜未聞避謝葆田欲
學前人則又近於沽名以是不敢上瀆且近聞執事已
奏請開缺未知諭旨如何蓋近世士大夫不復知有
出處進退之義久矣孟子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
執事今日尙未爲不得其職然見幾而作已有古人介
於石不終日之概焉而以葆田私心竊度朝廷必不

肯遽許執事之退卽執事亦豈能遽忘 朝廷特未識
天下事何如耳葆田迂愚無似居嘗自念旣不能表見
於時當伏處鄉里稍理舊業作爲文章存之家塾以此
終其身可已不圖近者復爲執事所知欲引而進諸門
牆之列葆田雖不敏讀古人書亦嘗有志於忠孝大節
今旣荷 聖主非常之恩寵方自懼無由圖報又豈敢
矯爲名高哉幸而中外苟安異時得從執事於江湖亦
云幸矣至其心之懇企則如昔人所云明公存天下之
義而無有所私則某之所以報於明公者亦惟天下之
義而已抑誓心則然未敢謂能也葆田卽日束裝就道

爲河北之遊往返約不過五六旬容當趨叩鈴轅敬聆
教益伏惟垂旰不備

奉四月廿九日手教辱荷謙光下濟自視猷然無任
欽仰執事塵蛻軒冕翛然世俗之外弟不敢以吏事
相勸不敢以利祿相浼至於爲國薦賢人臣之分
朝廷隆以清秩而不責以職守乃聖人風世厲
俗之大權於公之性分固無所加而使聞風興起者
翕然知天爵宜修咸趨於禮義廉恥之域於振興人
材之道或有裨乎弟薄德鮮能謬竊時譽仰荷聖
明寵眷但於時稍有補救曷敢爲矯激之行無如積

薪已然勢不能挽無裨國是何苦蝨於其閒昨乞退
之疏計旦晚可達 朝右惟一日在官須盡一日之
職如珂鄉有應興應革利弊乞舉以見教猶當勉力
爲之釋來書知執事卷卷 君國之心遠而彌篤當
亦樂爲假手也蘇門之遊首途何日高山仰止嚮往
深之肅復敬請道安諸惟垂簷不備教弟李秉衡頓
首

答夏伯定水部書

附來書

葆田齊魯迂儒行與時悟拙宦不遂伏處鄉里不獲與
當世賢士大夫交久矣夏初由舍弟武陟署中寄到先

生賜書竝大著數冊發而讀之如親侍三魚堂主人得
聆其教益旣用自媿又深恨相知之晚浙東西談學問
能文章者何限先生獨講明正道強學力行以守先待
後自任不肯營營然與世俗爭短長所謂學行繼程朱
之後文章介韓歐之間微先生其誰與歸書來已三月
會葆田爲皖中大吏奏調以足疾求免又私事煩擾心
思極不靜故修報稍遲冀先生其亦有以諒之葆田幼
秉庭訓年十六七時讀朱子全書與 國朝湯陸諸先
儒遺集頗有志於正學其後因泛觀博覽遂漸染於近
代漢學家之說故論學不專主一途又嘗習爲古文詞

由南豐以上窺昌黎稍識其門徑鄉舉時謬爲故宮詹
朱宥夫先生與季和先生所知及甲戌舉南宮其房考
則錢唐鍾雨辰學士三先生皆好獎借人才葆田以是
得麤知讀經書名於京師適會 國家多故觀在廷諸
臣幾無復明禮義與真知進退大節者私怪 朝廷養
士三百年何人心士氣委靡至此嘗以其意妄爲論著
如賈誼則謂其因梁王墜馬而死哭泣以終爲不負文
帝之知遇意蓋有所激也而是時葆田家難亦迭起不
幸先人以乙亥冬棄養葆田自京師奔喪湖北煢煢在
疚未一年而先母又遽歿於中途是後又連喪一弟一

兄今痛定思痛真不解當時何能復生往歲先柩竝寄
葬濰縣去年因島夷之亂將全家避地於此遂安葬焉
故葆田籍隸榮成今則爲萊州濰縣人矣昔望谿方氏
述其兄遺言謂二親雖窮於命而於己之身心則大有
造葆田所遭乃反是方先人在時身受芘蔭年逾三十
尙未知有室家之累故嘗誦孟子三樂篇以爲庶幾得
其近似焉及其後禍變相循所遭益困因自媿言之
不能相顧始歎嚮時浮心矯氣終不可以入德故於服
闋後循分入都未嘗敢與人談道藝計其時先生正在
工曹乃未獲相知一見以商論出處則葆田之耳目壅

塞亦甚矣葆田旣再入刑曹心知其致君無術又以家
累十數口無所於歸不得已於學習期滿時自求外除
思託抱關以自試及謁選得宿松逾歲調署合肥凡所
設施類皆迂闊獨其心存愛民必思於物有濟尙不悖
乎賢聖遺訓與先生今日之所論至其所以去官之故
則又自知直道終不可行故謂其能如君子之易退可
也然其初則已有媿於難進矣今來教乃曰直聲震天
下得非亦誤聽傳述之言乎至於經術云云尤非葆田
所敢遽承吾齊魯夙號文學之邦自入國朝來文章
經濟亦尙不爲乏人獨講學之士能與平湖安谿儀封

媿美者則幾未之前聞乾隆時有濰縣韓理堂罷官來
安設教鄉里以正學啟迪後進道本程朱而文法韓歐
有體有用其所造似遠在劉直齋范彪西上而 國史
或附劉傳或附范傳僅寥寥三四語蓋世無真是非久
矣如大著所論前後兩文達其胸中所得比前世陸王
之徒相去又何啻霄壤而世俗謬相師尙相習成風甚
至有假漢學之名陰用西學以爲經濟者其誤 國病
民恐爲害不止於荆舒如吾師季和先生所糾之某公
蓋亦以紀阮自命者也先生兄弟論近代名臣謂安谿
有湘鄉之才湘鄉無安谿之學尤爲篤論葆田於古文

亦最服膺曾文正晚年諸作獨於其論學則未敢傳會
亦自知所得尙淺不敢輕議前人懼如文正之前後自
背其說也葆田去歲已辭尙志講席冬閒在濰修墓欲
爲新阡表竟未能就讀大稿中先年伯府君墓表乃知
立言有體要仁人孝子之稱揚如此可謂遠追廬陵近
軼湘鄉矣其他說禮論道之作無不犁然有當於人心
一展卷而知爲正學醇儒來稿已命人別鈔一冊與諸
刻本藏之書閣葆田居濟時頗思搜刻故籍與師友遺
文以無資中止今書板竝在濟南僅存春秋會義孫明
復小集二種及拙著孟志編略今各以一部奉寄又新

刻亡弟校正孝經鄭注附音二本竝希教正至拙稿本不欲以多示人因先生有同志之言今輒錄數篇以往昌黎云小子之文可見於十五章之內小子之志可見於此書葆田意亦猶是惟先生裁而教之舍弟叔謙新調祥符八月中可到任葆田九十月閒必至河南昔先外祖于公道光中爲貴縣丞先人嘗一往遊焉葆田擬於明歲出遊江浙謁季和先生於使署卽躬謁靈峰道舍一領正論未知此願果遂否道遠無由面談故略敘生平遂不覺言之覩縷臨楮無任欽仰之至

聞風竊慕高義久矣關山遠隔時以不得一通書爲

恨今年季和先生論及及門人才首推閣下且言此
人不可不與爲友益動嚮往之私震武甲戌倖捷禮
闈病不與 廷試丁丑補試又病庚辰始獲觀政工
曹旋卽告歸甲申辛卯兩遭大故十年之閒私變公
禍更起迭作家事國事遂至不可復間假息墓廬苟
延旦夕未知死所私心所不能自己者惟欲與海內
同志之士講明學術正人心距邪說爲周孔六經之
教縣延一綫之傳自顧駑蹇旣不足感召天下豪傑
環顧當世士大夫亦未聞有毅然起以斯道自任者
是以閉戶縮首逡巡退卻未嘗敢一通書於人閣下

經術冠山左直聲震天下此生平所願見而不可得者而又辱有同年同門之雅於此而不以書自通則終身有失人之悔矣不辭冒昧輒呈拙刻五種十本拙稿一本伏乞教正想大君子必不以無因而至前斥之也臨翰不勝悚惶之至敬請講安言不百一年

愚弟夏震武

原名震川

頓首

上座主徐季和先生書

夏初在濰寓接同門夏滌菴震武書知我夫子校士勤勞猶復眷念不才時於眾人中有所稱譽聆悉之餘曷勝感悚曾於復滌菴書內敘述下忱欲以明歲遊浙趨

侍崇轅躬親請益茲乃接奉手諭若已有先事之知竝承示輶軒所至振勵士習寓培養於裁成以期爲國家得真才所以轉移風氣者甚善甚盛葆田竊謂今日士習之壞尤在不務實學而但從事於速化之術其高才則務爲博覽強記以漢學爲名而又有今世所謂洋學者無非惑世誣民冀成一己之私利以視先儒所云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蓋尤等而下之不可同年而語此其爲害豈淺鮮哉顧論今世造士之法自書院講席外惟學政得操其權耳而二者人皆視爲具文在官則幾同傳舍求如左右之至公至明恐當世亦不

易多觀也葆田居濟六年所成就書院人才亦甚希前
年冬因決計辭去有上當路一書大指謂以去就之義
倡導後進是卽所以矜式鄉人去年春故鄉遭倭寇之
亂田廬幾淪爲異域夏閒因至河北與叔謙熟商以去
冬恭迎前妣靈魄與先人合祔於濰地自此遂永爲萊
州流寓矣而其地適當衝區近又有膠州灣借與俄人
之議此地相距不過二百里大約山東登萊二府蚤晚
終割歸外人此尤可爲痛哭者也葆田已如右軍之誓
墓終不敢輕於再出故於皖撫奏調辭之甚峻今入奏
之詞乃東撫幕府所更擬原呈有量而後入小臣亦有

進退之節云云又附論今日時勢宜專講保民之術紛
紛清丈適滋擾累惜此語竟不獲上聞又葆田去歲謁
見李中丞談及前歲在都時與左右所論立嗣一節中
丞大爲感動四月閒特招至萊州屬擬一稿將於去位
時披瀝上陳後竟不果今葆田手中亦無此稿他日當
更索還少加潤飾附呈鈞覽以備異時采用讀手書知
錫臣世兄近歲連舉兩子此誠德門之大慶迺復蒙垂
詢葆田有無子息葆田數年來竝未置有姬妾此事絕
望已久且今日家國之事孰爲重輕想此意左右當
已默喻耳葆田見擬月底回東度歲明年春夏之交如

能將家事布置妥當卽遵諭束裝就道因初到稍有應酬又知旌節按臨外郡還轅約在歲暮肅復已遲伏祈鑒察爲幸

寄李鑑堂中丞書

附答書

韓倉修謁極荷優容詩人適館授餐之誼殆無以逾甚矣執事之好賢也獨惜葆田非其類耳然瞻仰之私固在遠彌切矣宋院長至敬聞旌節還轅後昕夕靡遑卽日將親臨河壩籌辦宣防竊惟執事之勤勞至矣尤惜身被德澤者不能少分憂勤也日前連奉台電知鄭比部杲新遭大故伯希王孫以葆田在都所言特屬勿忘

葆田於韓倉旅次恩恩未及面陳致煩鈞諭再至欲使
葆田承乏灤源講席葆田已敬謹電復當邀垂察矣鄭
君者字東甫原籍直隸遷安父故山東循吏歿後妻子
流寓萊州卽墨人感其德爲置田以資贍養子孫因家
焉東甫由寄籍中山東己卯科解元庚辰聯捷成進士
以主事分刑部與葆田舊爲同司去年已升授員外郎
其人內行醇篤時文爲今世作者第一伯希與葆田夙
所敬服伯希延課其從弟已數年今六月杪葆田信宿
伯希邸中因聞鄭太淑人患病甚劇私與伯希約如東
甫不幸有事當就執事謀之其時適聞灤源主講劉君

將擬出山私計爲東省得人師無逾於東甫者此伯希
所謂前言須踐也不圖執事未喻其故遽有後命葆田
爲之踧蹙不安者累日微論葆田學行不及鄭君遠甚
卽以朋友交誼而論在患難則相恤亦豈有爲人謀而
遂自爲之理哉故願執事之詳察此義而使葆田有以
報知交則幸甚幸甚計已轉達伯希當有成說矣且執
事之遇葆田甚厚葆田亦初不敢自外特以行能無似
苟得自全其性命於今日卽爲大幸蓋葆田雖無恆產
於澠然有一弟服官豫省尙不至飢餓不能出門戶視
東甫諸人猶爲稍勝此義更權之已熟近世士大夫於

出處進退取與之際大率不復講求此人才吏治所以
日流卑下與閱邸鈔陳于二公俱被明擢足徵我公
薦賢之力尤當爲朝廷得人賀也葆田近讀安谿李
文貞公遺書知當時構陷湯文正者尙不止北門大治
二人自古君子少而小人多君子進則思引其類故君
子常見嫉於小人彼承平時且然矣宋院長述執事言
今日任地方者有三要曰破除情面曰認真辦事曰不
愛財帛葆田謂安得封疆盡守此義哉葆田十月中爲
充人遷祔冬臘月間或可再圖進謁謹覩縷敘陳伏冀
亮察惟爲國自愛

九月五日奉八月十三日惠函辱蒙獎飾過當媿弗
敢承敬維道履貞吉著述日新至爲企頌灤源講席
本不欲近舍皇甫遠求居易匪獨使齊魯之士有所
矜式亦冀密邇芳躅藉慰亟見之私高山仰止蓋匪
伊朝夕矣奉復電薦賢自代以鄭比部爲學行第一
端人取友夫何閒然比電達伯希司成請爲延訂讀
來書悉比部爲循吏之子文行卓絕經師人師允堪
楷模後進微公言幾不識有東家某矣頃接伯希函
比部於九月下旬扶襯旋里容屬濟東道備具關聘
寄呈台端俟其葬事畢後轉交以關書須用嘉禮也

弟迂疏寡效無裨珂鄉綆短汲深滋用惴惴陳于二
公均邀 簡擢仰見 朝廷知人之明惟時事愈非
日來傳聞異辭有江河日下之勢有心世道之君子
當亦盡然傷之也教弟李秉衡頓首

答李鑑堂中丞書

附來書

葆田杜門養疴書疏罕陳春仲宋太史還灘敬問起居
知辱承塵注屢詢葆田賤狀何似甚感甚荷竝聞宋太
史述皖省清丈事左右甚慮其難行葆田以出位之謀
聖人所戒故亦未嘗輕議可否前奉電音乃知皖中大
吏不謀而以賤名附入奏牘葆田於接奉大文時業經

在寄居地方據實呈報辭以足疾萬難應命矣茲於四月二十六日復由排遞奉到台教竝皖省藩臬兩書展誦之餘彌深惶媿謹於次日先發電稟敬懇據情附奏不識幸邀察憐否葆田迂愚不達時務不能隨俗爲俯仰曩歲備員皖江旣不能自行其志故全身引退無復有行道之思次棠方伯謬采虛聲乃至以循良相比來教謂其有鍼芥之合得非因平昔相愛之深而遽忘葆田不堪任事乎且執事之所取於葆田者爲其能不爲利回不爲威惕也今福中丞不念疇昔道義之交而遽欲以天威迫之趙廉訪來書則又歆之以卿位待之

以賓禮其爲勢利之交如此無論葆田因足疾不能前往正使葆田感激而許以馳驅其得免於當世有道之譏議也幾希凡君子立身行事不當問其事之成敗利鈍而先辦其意之公私公私明而後是非定于方伯之辦丈田清賦公也而其欲葆田出而相助則私而已矣彼所慮者豪強之阻撓而葆田所隱憂者百姓之紛擾與胥吏之句結其弊將無所不至且天下事不慎其始未有能善其終者也易曰鼎折足覆公餗言不勝其任也故葆田今日雖得罪於皖中大吏而終不敢違聖人易退難進之訓外復于趙二君書敬求披閱後封寄亦

足以察其意之所存矣書不能盡意無任悚惶之至

韓倉一別倏忽經年敬維道履佳鬯著述日新無任
欽仰皖省丈田清賦次棠欲公主持其事蓋以非常
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意至切也前閱電鈔比卽電達
左右嗣奉覆電介然有棲真養素不應徵辟之志在
守道之君子詎不謂然惟此事旣奉朝命促辦勢難
中止而事屬擗舉非得德望足以孚眾又能條理精
密者維持其閒恐豪猾之阻撓吏胥之苛索將有形
格勢禁之慮公清操勁節旣足以見信皖人平昔之
流風善政惠心有孚又爲皖民所共仰次棠獨力難

任不得不爲將伯之求公民物未忘似宜爲蒼生一
出雖志於道德者不在功名然目覩時事艱虞果有
實心任事者志同道合落落然參錯天下未始不可
撥亂而返正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公與次棠夙有鍼
芥之合其忍不一贊其成乎茲將皖中寄函排遞呈
覽尙乞公幡然而改勿第頤光山林皖民幸甚同志
幸甚手肅敬請道安教弟李秉衡頓首

答于次棠方伯書

附來書

四月二十六日由沛南排遞奉到手教竝鈔寄各件祇
聆之下彌切悚惶伏讀副書謂此時正當休養斯民獨

何忍爲苛責於民之事仰見執事公忠體國至誠惻
怛之心凡屬末僚同深欽仰葆田自去歲病傷右足閉
戶養疴旬日前接奉本省大府檄文已在寄居縣署呈
報求驗明病狀據情轉詳矣自惟一介迂愚何敢妄辭
朝命唯旣心知其力小而任重且身又不能奔走禦
侮慮且敗我公事將有如韓子所云抑而行之必發狂
疾上無以承事於公下無以自立喪失其所以爲心者
雖然執事之於葆田厚矣重矣葆田知而不言是不以
君子之道事君子也漢荀悅有云田制須是大亂後方
可定皖省自粵匪亂定後各州縣署田賦冊蕩滅無存

於是刁猾之徒與胥吏因緣爲姦熟地報荒平歲報災其甚者至於開局斂費有司知其弊而莫敢誰何至若豪強所有田賦於通省不過百分之一耳彼知清釐田賦爲朝廷大政亦萬萬不敢阻撓所慮者承辦之人交結欺蔽講張爲幻是有清丈之名無清丈之實其終亦不過敷衍塞責而民怨自此沸騰矣蓋語稱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此在平時發政且然何況處凋敝之餘值人心思亂之秋苟行之不善又安保其必無事哉今執事之言曰將請動正款延致循良天下賢才甚眾顧獨何取一迂愚不達時務之葆田正

使葆田身無疾病於義猶不可以輕往況又有天降之災其不能以奉令承教也明矣儻執事猶有取於芻言計惟有免事更張責成守令以大義曉諭民間於熟地報荒者則寬其既往而告以限年墾復於平歲報災者則警其將來而告以分年帶徵則百姓自此無僥倖之思而一時可幸免紛擾之累矣至調員勘丈乃似必不可行之事葆田既有所見亦不容不據實以陳執事諒其愚而察其誠則幸甚

都門握別胸經歲月客冬道出濟陽滿擬得承清光藉聆塵教晤鑑帥悉大駕旋維已久悵結奚如弟才

幹識淺抵皖以來適值奉到部文清理荒田 嚴諭
催辦事不獲已因草擬辦法章程詳院出奏是間情
形皆在洞鑒自知揣擬倉猝多未中緊所恃我公清
操剛節仁心惠政爲皖民所服頌聲至今愈彰籲請
少帥迎公主持其事少帥欣然如取懷相子特達

朝廷昨奉旨促公速臨知公愛皖民至深必不惜命
駕出山忍視弟坐困於不自量之舉也少帥與次珊
俱有另函茲謹錄 諭旨竝呈詳細統候晤教不勝
翹企切望之至手肅敬請道安惟鑒不宣年愚弟子
蔭霖頓啟

此時正當休養斯民弟獨何心而忍爲苛責於民之事詳奏大意請動正款延致循良惟豪強刁劣不能不防其阻撓故又請執法堅久至於辦法統聽州縣因地爲宜便宜從事然非公惠然肯來雖有不擾民之心不敢必其無擾民之事相望至切盼速盼速再請大安弟蔭又頓

答趙次珊廉訪書

附來書

闊別十餘年道遠無由附書上問起居去秋聞述職入都旋卽莅皖啟處靡遑甚善甚盛執事以積勞之久晉任旬宣搢紳之儔莫不爲朝廷得人慶今趙中丞在

吳執事在皖清操亮節爲天下望於同門有光矣葆田不敏聽於下風無任企仰迺者忽奉手教謂悉其已辭講席移趾濰縣幾若入山惟恐不深非知我愛我之甚孰能爲此言者易稱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謂其行藏各有所宜也葆田杜門養疴一年於茲去歲嘗一至京都高陽師問其所志對以自甘誓墓師亦爲之首領不意近者少農中丞遽欲以天威迫之葆田前得本省大府檄文已在縣具呈求驗明病狀據情轉詳其大略有云量而後入小臣亦有進退之節引疾求罷 聖朝每多曠蕩之恩不識李中丞果能

據以入奏否想次棠方伯聞之亦必深諒其素志矣今
來書乃曰甚盼速臨將爲特設一席隆之以上卿尊之
以客禮是何與前言自爲矛盾也夫葆田豈眞爲名位
計哉昔魯有貧女始嫁而喪其所天乃亟歸母家以苦
節自矢或曰此非貞烈女也嘗適人矣會有富室喪偶
慮其僕妾之難制也欲得此女以主中饋乃謀使媒氏
致詞於女之父母女遂毀容以自誓其鄰婦或從而勸
之曰是將有安富尊榮之享何辭爲夫魯女誠不爲貞
且烈矣其勸之易節者又得無少過與今世士大夫不
復知有出處進退之義久矣葆田一不慎而由部曹改

外至不能自行其志乃始幡然爲歸田計又以書院主
講終類素餐幸得委婉辭去將閉戶著書以終其身又
不幸而疾病因之其前之不能自慎已足以取譏於君
子若必使其爲再嫁之女則雖同人亦必絕之而毀容
不已勢且至於生心疾方今列省賢才甚眾院中大僚
又奚取此狂疾之人爲哉又來書有云某邑糧浮於地
某嘗欲爲民請命此殆誤信曩時之齮言也我朝有
天下近三百年輕賦減徭著有成章 恩澤至深極渥
縱使僻陋小邑畝小賦重在前世豈無有深悉其利病
者今不極思其弊之所在而貿貿然以清丈爲名使百

姓先有離散之心而又將自亂其例吾恐皖中吏民且自此多事矣可勿慎哉可勿懼哉葆田非終敢越俎代謀者惟念于公今日之舉動卽執事異時之責任故不惜冒昧言之願執事一察其愚忱勿但謂葆田爲迂遠而不達於事情也然葆田亦自是絕口不復談皖事矣書到已數日會賤恙大作故肅報稍遲臨楮不勝悚歎之至

違教以來積思十餘年矣比來皖江甫下車盛聞我公遺愛在人久而彌篤文翁教化龔黃治蹟可謂兼之私衷景仰彌以不得同時爲憾于方伯由東莅皖

亟詢近況清吉爲慰乃聞有移陞濰縣之說幾若入
山惟恐不深人遠而室亦愈遠把晤當在何時今幸
福中丞擬辦清丈事宜求賢勸理僉謂當今之世非
公不可中丞卽時出奏現已奉 旨允行眾情懽躍
非獨愜弟等之私願也奏稿另鈔呈覽中丞企望甚
切甚盼德輝速降已爲公特設一席隆之以上卿尊
之以客禮斷不敢簡褻高賢其先之不預布聞者慮
公之辭今之不待部文者望公之切弟等承命代達
望勿以爲疑速卽趣裝惠臨以慰全皖官民之望且
此次清丈意主核實欺隱者固宜抉露浮報者仍應

刪除側聞宿松糧浮於地畝公屢欲爲民請命今其
時矣想亦適愜仁衷其他求益之事甚多晤教在卽
統俟面罄專肅敬速台駕恭請旌安不勝翹企待命
之至年愚弟趙爾巽拜上

答李鑑堂中丞書

日前由驛遞再奉教言竝鈔示片奏知已欽奉 俞旨
感激之私匪言能罄正擬肅函陳謝一昨復奉十八日
賜書知省垣重修 文廟告成例有石刻猥以記敘文
字見屬祇聆之下惶媿無似伏讀來書所論正學衰而
異論蠡起至欲毀棄書院崇尚西法其弊將不知何極

甚爲慨然歐陽子云學校王政之本也古者致治之盛
衰視其學之廢興葆田前聞執事有是舉卽知其意在
正經以興民嘗與宋庶常言學記非君與東甫莫屬矣
茲乃辱承指令彌覺惶恐難安今幕府賢才濟濟如盧
直守昌詒蔣牧楷皆好古而能文其文章皆勝葆田數
倍若使之代作必能遠追曾王近軼方姚否則宋鄭二
君亦皆能本所學以爲言非葆田空疏舛陋者可比儻
執事不欲居其名而必欲葆田別爲記以發揮盛意則
當齋心洗慮徐取韓歐程朱諸文字讀之或可僭摹其
一二以備采擇至遲速工拙亦不敢自必也閱邸鈔知

河溢趙家園又甚煩蓋慮前所云擬由呂家窪口門至
陳家屋子開掘導水入鐵門關不知尙可行否葆田竊
以治河之法當不外孟子掘地一語而掘地則當今孰
能有此力量然孟子又言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
自古善治水者亦因勢利導而已後世只是與水爭地
則無時不有滯礙而任事者又不過爲功利起見彼其
人何嘗關心民瘼哉葆田足疾近已稍瘳秋涼或能進
謁懇懇肅陳

再答李鑑堂中丞書

附來書

一昨遞中再奉手教以濟南府學碑記已磨石以待刻

促令迅速具稿且欲以歐會之文見擬何敢當何敢當
棣田昔歲雖嘗習爲古文詞比年竊自知其中無所得
年未老而才已竭於道茫乎未之有聞故遇此等題尤
爲束手非敢有方於執事之命也今旣辭不獲已謹就
前此來書敷衍成文實不足以塞責伏惟察而教之幸
甚來教有曰文以載道自古未有有其道而無其文者
誠哉是言大抵記孔子廟者昌黎之處州尙已後世學
記文字自北宋曾王而後惟朱子爲有道之言至虞道
園輩已不免別開蹊徑非作記正規也明一代作家推
歸熙甫而熙甫集中重修闕里廟記在歸文實爲下乘

近代惟姚惜抱安慶學記猶不失爲雅音若曾文正公
江寧府學記義正而詞舉洋洋乎有空前絕後之觀矣
雖劉梅當望而卻步豈後生小子所敢輕擬哉顧文正
文雖不可及而執事衛道之心則文正之心也惜葆田
不足以發明其義耳至此記標題仿虞道園奉元路重
修先聖廟學記似得其實伏望更與幕府諸君熟商
之或請宋鄭二先生別撰一文大書深刻使葆田得終
藏其拙則幸甚幸甚葆田八月中當可到濟南側聞旌
麾尙擬出臨河孺以圖宣防新涼惟起居慎護爲國
自愛

人還奉復書敬承一一前以重修 文廟告成請大
著碑記以執事東人之鵠也濟南府學又山東十二
府州屬之所觀瞻也欲信今而傳後非執事之屬而
誰屬哉繹來書謂別自爲記若前書之請爲衡欲居
其名而假手於執事者過矣同治年間曾文正公續
修江寧府學因爲文以記之文正固蘄至於古之立
言者也其自爲記也固宜溯而上之如歐陽文忠公
吉州學記爲知州李君作也曾文定公筠州學記爲
知州董君作也宜黃學記爲宜黃令李君作也李董
諸君不自作而屬之歐曾歐曾各抒所見亦不讓之

李董諸君執事今之歐曾也衡之心亦猶李董諸君之心也如謂衡之前請若曹洪之倩陳琳作報者然豈其然乎惟前書未甚明白則衡之疏也來書又曰當齋心洗慮徐取韓歐程朱諸文字讀之何辭之謙也夫文以載道韓歐之文與程朱之道一也自周孔以來未有有其道而無其文者歐曾之吉筠宜黃諸記皆以其鄉人爲之執事生周孔之鄉學韓歐之文凡程子朱子之所發明固已爛熟於胸中取於心而注於手汨汨然來矣而奚待徐而讀之礪石以待無任盼禱迺者河決趙家菜園與呂家窪之水合而西

注前擬陳家屋子導入老河之議又不可行策定宜
防澹菑無術可若何側聞道體康豫秋涼可至省門
喜甚盼甚手泐敬請著安諸維垂察不宣教弟李秉

衡頓首

與吳摯甫先生書

去歲在蓮池書院暫得瞻侍過蒙惠愛既允賜撰先人
壽世之文又招使與二三名流雅集其爲感荷豈有涯
量而自別離至今無尺寸之書以達於左右雖疏惰之
咎知先生必能見宥而其媿負於中者蓋未嘗一日忘
也近接舍弟來書述孔亦愚書云棣田前所呈先人事

略左右不知檢存何處屬卽補鈔奉寄今謹錄稿上呈
伏乞先生鑒察而終賜之文幸甚抑葆田於此尙欲冒
昧瀆陳者葆田自始聞先生之名於武昌張先生今三
十年矣因緣會合幸接光儀乃知其生與先生同歲而
先生學行政事葆田百無一及獨其去官之年與先生
同耳以此歎人之才知不能相強如葆田者其自暴棄
可恥也葆田少時囿於鄉里年二十六七始侍先人鍾
祥官署其時張先生適來修邑志因獲從之遊張先生
與先人爲兄弟交十餘年先人之歿也葆田匍匐至金
陵乞張先生爲誌幽之文先生諾而未卽以爲其後嘗

貽書葆田詢先人遺事數則且曰吾與當世神交無幾必善爲文以報子之先人耳故葆田先妣事略中有云府君居官行蹟具詳張先生所爲誌銘蓋自期可必得於先生也不意荏苒二十年葆田旣拓落無狀而張先生則竟卒矣然張先生所詢先人遺事葆田兄弟亦竟無人能記敘則先人服官行蹟其泯沒而無聞者不旣多矣乎此不得不切爲先生道者也葆田曩讀張先生所撰先徵君墓誌與太淑人祔葬誌心獨愛其文詞嘗竊以爲誌銘之作必託之其人而後可以傳世而行後如曾子固氏所論其說善矣而其文詞之工與不工或

亦視乎其子孫之所述焉聞攷子固所述其先祖遺行
今類稿中無此文而歐陽公居士集內有曾公神道碑
銘未知其所取於子固者何如而近世誦而好之者乃
獨少則亦豈文章之果不勝與抑非與今葆田所述事
略其不可以言文亦明矣所恃者先生之知我愛我其
必能奮筆如歐公據以爲銘俾先人之屯蹙否塞於生
前者卒能光顯於身後則爲循吏廉吏者可以勸而爲
之子孫者亦有所觀感而興起且使誦之者知其無虛
美無溢詞則又必信今而傳後無疑也故葆田今日不
敢以求他人而獨以求於先生計先人一生在憂患中

如葆田所述乃僅能舉其十之二三耳而先母以憂患
遘疾遽歿於途次不肖子有隱痛焉今所敘言行亦略
矣非先生嗇而憐之俾先母懿行藉大文以垂不朽則
不肖之戾且益甚故敢援張先生兩誌之例以重有求
於先生其亦諒而許之則幸甚幸甚葆田已以去冬改
葬先人因入都時求伯希祭酒正題墓碑以先生所許
碑銘不可驟得故卽前所敘述自撰一文刻之碑陰不
敢以爲表第記其大略而已今亦別錄一通敬求教正
至文內稱三品儀制乃專指瑩域度數與墓碑高廣而
言舍弟近因捐助京籩已蒙 恩賞給二品 封典以

今制論則先人墓前宜有神道碑乞先生或爲表或爲碑銘當各視其體之所宜昔歐陽公旣爲曾公神道碑王介甫又爲之誌銘計其作文之歲月相去蓋已十年而曾公以天聖元年改葬則介甫所爲誌銘實成於三十年後不知其嘗蕪幽否耶抑以曾公夫人黃氏墓誌攷之則夫人墓誌又在先矣今歐王文俱在且竝爲人所傳誦則誌銘之作當又不在乎刻石要以託之旣得其人則必可以傳世而行後而其子孫之所述其工拙抑又無論已先生亦以爲然乎因書詞亟欲分明遂不覺言之覩縷伏惟左右鑒諒幸甚葆田近狀都無似前

因皖撫奏調勘丈田畝不得已寄居地方呈報足疾
竝有答于趙二公書自附於諍友之義未知事竟何如
今世負清望者舉動如此可怪也道遠安得重晤面談
以罄所懷臨楮無任企仰之至

上座主李高陽相國書

十一月初得電鈔恭聞 制書延拜進掌百揆寰宇之
人莫不稱慶葆田不敏自忝列門下以來於今二十有
三年未嘗敢輕於奏記以擾視聽去歲因夷變後恩恩
晉謁猥蒙訓示剴切每思一貢其愚忱而未得所以言
事之要嘗聞安谿李文貞公初入相方學士苞叩之曰

自入 國朝躋斯位者幾人公屈指已得五十餘人方
曰如此則其不足重也明矣望公更求其可重者當時
皆以望谿爲不近人情葆田竊意今之欲學望谿者不
少特皆無有質言之者耳昔朱子之賀陳丞相也以爲
古之君子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
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至其答留丞相書又謂
延納賢能黜退姦險合天下之人以濟天下之事者宰
相之職也今世士大夫不復知有進退之義久矣矧以
一身繫天下之安危如左右者固不可輕於一退此天
下人所其諒也以葆田愚忱所尤亟望者則在進君子

退小人以無負 朝廷委任而已夫君子小人之辨無
他以喻義喻利驗之而即可得其大凡矣自古否泰之
機視乎君子小人之進退今天下雖日削月割然而民
心未去士氣猶存誠得眾賢人爲之維持及其時而勇
爲之尙不至如趙宋南渡之禍也若使羣小人布據要
津紛紛言利今日議修鐵路明日議開銀礦墮壞天地
之性而失人心之和竊恐在上位者雖欲久安而亦不
可得矣此豈非當世之隱患哉夫國之有隱患猶人身
之有疾病病未深而豫治之猶不至有大害也葆田以
足疾就醫至汴昨偶從友人處私得額布政所擬書稿

亦不知其果曾達覽否觀所論鐵路弊端甚爲明晰儻
蒙采納甚善甚善至所議北洋宜得重臣保定宜復設
巡撫似尤爲當今要務葆田愚昧之見尙更有進陳者
北洋宜改爲直東總督兼轄兩省專辦軍事洋務又山
陝宜設一總督爲兩省聯絡之勢其舊設陝甘總督則
專管甘肅與新疆軍務以成犄角之形而河南一省地
踞中原與直隸接壤萬不可開修鐵路使中州盡失其
險此亦急務之一端也昔司馬文正公再起爲相急黜
新法至今稱頌葆田敢因修慶而冒有所請伏望左右
俯察愚忱恕其狂簡而賜之裁成幸甚

上李鑑堂中丞書

奉別以來久疏啟候前接宋院長書知西韓莊潰隄水勢幾奪正流執事復親行履勘見時各潰口均已堵合所費不過六萬金明德勤勞度越今古曷勝欽佩葆田到汴後晤玉如方伯甚恨相見之晚觀其持躬端慎處事精詳與夫議論之正大洵爲當今第一流以此益信大賢賞識之非偶然而又惜賢人君子不能共事一方使仁政大敷乎斯民此民生所爲不幸也倭奴借地屯兵近乃益肆侵陵聞執事力持大局至以去就爭之不能得乃爲流涕撤防葆田近接文登王吏部書有無家

可歸等語爲之廢食者累日嗟乎今日謀國者但求敷衍目前耳而又安保目前之必能無事哉近見官府傳鈔執事請添兵一疏剴切周詳未審部議如何或謂不宜指明要隘使敵人從而生心不知敵人於中國要隘熟悉久矣今世士大夫專務掩飾相師成風微執事孰肯爲 朝廷明言其利害哉玉如方伯每論當世將才必盛推李觀察光久前聞執事欲奏請於 朝使來山東簡練軍實以備防守計未有大於此者又棗田近接沂州太守書因論沂郡地界淮徐素多盜賊思得防兵一二千人以資坐鎮又安東衛各要隘宜修築礮臺觀

此人議論頗有振作之思殆非俗吏可比葆田嘗竊論今日山東事勢其大要有三曰武備曰河工曰吏治欲三者之竝興則尤以得人爲本理財爲先伏惟執事朝勤夕惕孜孜於求治以儉約爲百僚先然而諸務猶有待於修舉者何也無亦經費之有未充選賢任能之未盡得其要與昔歐陽文忠嘗論當世要務有三弊五事其五事一曰兵二曰將三曰財用四曰禦戎之策五曰可任之臣三弊則一曰不慎號令二曰不明賞罰三曰不責功實竊見東省比年以來武備則營伍廢弛而一方無訓練之兵河工則官吏蒙蔽而百姓有蕩析之隕

吏治雖力加整頓而風氣所開或貌爲樸誠工於粉飾
蓋有因示小廉而得美缺者有故辭要差而得實除者
卽其號爲緝捕勤能亦或因缺本稍優多養練卒以張
虛聲而地方公事實一切不治彼其心固未嘗爲民也
不過以此爲保薦升遷之計耳夫在上位者之好惡不
可不慎也漢代稱循良必曰安靜之吏又曰日計不足
月計有餘故論治於今日亦不外保民兩字而已欲觀
事之廢興當驗民心之向背夫養兵固所以防敵而卽
所以衛民必將得其人而後武備修而所在乃不至爲
民患就近事而論如夏總兵者其功能已見於守登州

矣謂宜稍重其權使更就曹沂兩郡招募成軍必確知其人而後編入隊伍朝夕訓練略仿曾文正公湘軍營制於弁兵皆優其餉項使小有盈餘庶幾有以養將帥之廉而作軍士之氣他郡有願應募者亦聽之務使士卒相習上下一心則兵不必多而皆精自然無臨事退縮之慮矣葆田不習軍事特愚見所及如此至河工尤未嘗目驗但以平昔所聞則河防營之設實爲河工一大弊端蓋其人皆武夫冗卒於民瘼毫不關心往時有私掘隄防者有散而爲盜賊者其殃民更甚於兵勇今以執事之約束嚴明各營弁當深知畏法自愛矣然聞

各營所募土夫其缺額如故則亦何事而不裁撤哉其
他辦工弊竇蓋尤不可勝防以葆田愚見似宜變通章
程嚴定賞罰責成地方有司竝訪問近河各處公正紳
耆使出而助司其事以歲支三四十萬金散給十餘州
縣凡有發款皆明示百姓毋令經手之人中飽卽費用
小有不敷亦可借資民力如此則人自爲謀而民心旣
固天災亦或可以挽回今在工人員果盡能公正無私
乎固未見其必然也至吏治之要則教養兩端而重農
桑興學校恤商賈慎獄訟治盜賊五者要不可偏廢計
今之有司能存心愛民者蓋少葆田昔嘗爲吏固不敢

以己所不能者過望其邦之大夫然真偽之辨與君子
小人之分在上位者尤不可不察也葆田近因寄賀高
陽相國書妄引朱子論宰相之職在延納賢能黜退姦
險勸其進君子退小人謂天下雖日削月割然民心未
去士氣猶存誠得眾賢人及其時而爲之尙不至有趙
宋南渡之禍若使羣小人布據要津今日議修鐵路明
日議開銀礦墮壞天地之性而失人心之和則雖欲久
安而不可得矣今亦謬恃知愛輒進其狂說如右惟執
事諒而察之幸甚

復沂州太守丁叔衡書

闊別十餘年邂逅沛南得親教益別後久疏賤賀抱歉
良深月朔奉手書猥承塵注竝詳示新政拜聆之下欣
忭無旣當今同志不過數十人使得盡施其所蘊天下
事猶堪挽回一二棟田嘗竊論漢代吏治猶爲近古只
以二千石得人耳故往往由太守入爲丞相近世吏道
雜而多端爲牧令者大半市儉之才而太守一官職在
表帥乃至以資格營謀而亦得以與乎其閒雖有公正
廉明之大府不能盡破成見也政務安得而不廢弛哉
沂州爲東省要區地界淮徐素多賊盜與曹屬竝號難
治執事欲得防兵一二千人坐鎮其閒此誠今時之要

務未審當路果能聽納否依山險築礮臺尤宜先時圖畫今謀國者皆以此等爲迂遠臨時乃張皇補苴此外夷之所爲敢於蔑視也近見鑿帥請添兵一疏剴切詳明或謂不宜指明險要使敵人從而生心不知敵人於中國險要熟悉久矣疏稿由官府傳鈔未見邸報或亦慎祕之意與書院多購存有用之書俾學者講習庶文事與武備一時竝舉矣沂郡文風差勝得執事力爲振興其將有人才如南陽諸葛江左夷吾復出者乎遊岱未能登峰造極棗田昔年至泰安登岱亦正如此故前日有重遊之意又以急赴大梁改轍而西舍弟於九月

中旬到祥符任見因前得保薦例須赴部帶引往返約
得兩月餘葆田歸期當在明歲春仲知注附陳愬愬不
盡

校經室文集卷二